



胡蝶牌式

天台奇傳

蔡文新

## 天台奇俠傳序

說部中所傳武俠宗派不外武當少林崑崙峨眉四家今之所謂能承其衣鉢者更不過武當少林而已且宗派荒渺殆不可稽而况所謂天台異派乎余友蔡子以武俠說部鳴世近復示余天台奇俠傳稿余覺其叙事蓬勃生動思想風雲吞吐已足開豁心胸况寫其矯武功卓卓神技尤足使閱者擡舌不下匪特可紹劍俠異派箕裘餘緒亦可以煥發精神而正人心警世俗也其書雖以神怪著稱其間蓋不僅述神怪而已一變之甘詎能即謂大烹臚列耶知味者自能辨之民國十九年八月南匯張恂子

天 台 奇 俠 傳

張  
序

# 天台奇俠傳序

世每以神奇怪誕爲小說家病不亦大背夫求音弦外之旨乎余友雲陽蔡君陸仙精岐黃能詩賦顧李廣數奇致落落未合於當世乃出其緒餘著爲小說家言以鳴其抑鬱不平之意言筆墨則酣暢淋漓論事蹟則神奇怪誕所著如鐵血鶯花飛劍游俠等集固已品重雞林不脛而走矣邇者又有天台奇俠傳之作借荒唐之事跡闡超逸之至理拳仙之遇似屬不經殊不知欲求排斥萬難掃除叢障端在精氣神之合一知乎此則嚮所謂神奇怪誕者正可以立懦而警頑更何病之有且也彭生化豕蛇鬥城門左氏已開先例神怪之極正所以見作者寄托之深又烏可以因其怪誕不經而輕忽之哉然

陳序

此說也固非可以語於食而不化者

十九年八月樸李陳慰祖序於春申江上

# 天台奇俠傳序

嘗讀列子至西方有仙人焉返城郭移山川滅水火貫金石竊譏其怪誕不經以爲十九寓言而已今觀蔡子所撰天台奇俠傳其間所載之人物事蹟傳神阿堵亦若世之真有其人其事者余始而疑繼則怦怦然心動終乃釋然而喜以蔡子之不我誣也夫釋氏視浮生萬境一切皆空然而彈指華嚴演成樓閣豈不以空中本有色相而眩迷者所未見乎當電影留聲機未創製前有語吾人以聲音笑貌若是之惟妙惟肖者恐無一不嗤其誕妄卽今日之村氓初蒞城市耳目驟接亦無不奔走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吾人見之得不爲拊掌噴飯耶今執尋常見聞而欲武斷一切將何異是以蠡測海以管窺

天同爲識者所竊笑而已。今而後知事之所無者，理所或有，理之或有，豈得斷爲事所必無？然則蔡子所演爲武俠奇書者，亦不過述尋常人所未聞未見者，初固不以爲奇，迨以不奇者而遭世俗之駭怪，於是乃真奇矣。夫旣云奇，又安得不以奇俠自名其書哉。

筍鄉老人序於滬北鐵笛樓



這裡是清淨佛地

這裏是清淨佛地，那裏會有這  
樣酒肉丐僧



你要是好漢等  
候着不要逃走  
小客去好漢等  
候着不要逃走。

武俠小說 天台奇俠傳

第一集 第二回

朱鳳竹繪



這點些小  
事體不必你  
老煩心



灰孫子要賺你  
一箇錢使用呢

原來大爺是一條  
好漢却被劉家誣  
害的



你還要算計害  
我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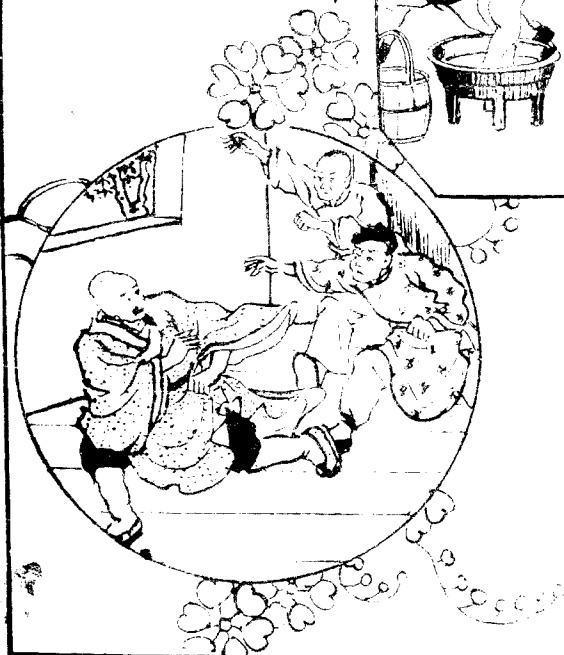
弟子千辛萬苦尋  
到這裏來



既然是這樣的毒惡貧僧  
不誅不曉得害死多少人呢



你莫要害我我本  
是修煉千年的  
一條獨角龍



和尚那裏走快把銀  
錢放下來吧



老婆計不着  
却抱着這箇冷冰冰  
的東西做渾家哩



求師父收弟子  
做箇徒弟吧

你敢和  
我比箭  
麼



尋找了一會却尋出  
幾個休書的家文

俺倒不是個聾子可  
惜你們都是些瞎子



等到四更天以外辰光  
就見白光一閃





不行不行今天  
人來遲了



因為你的容貌生  
得太美罷所以我連  
魂靈都被你勾得來



把梨花似的粉  
頰來偎住他的  
面部



好孽障見了俺  
居然敢這樣夜  
郎自大麼

# 天台奇俠傳序

蔡子陸仙以武俠說部鳴世頃以所著天台奇俠傳見示余笑曰俠則俠矣何奇之有迨瀏覽一周始欣欣然色喜曰異哉蔡子之所謂奇俠也其間所敘述之人物事跡武功殊與尋常武俠說部面目同而性情迥異卽無神怪穿插其間已覺別樣新穎而况武俠工夫師承異派都駭人心目足使讀者浮大白以賞之因思天地包載萬物植飛潛其初只見其常殆經密觀默察則無一不奇文章家之心思手腕亦包羅萬事萬物吐彩含英初亦只見其常迨後則亦無一而非奇特能爲奇特文章雖謂之爲天地也可合天地於文章豈不大奇也哉天地也文章也無之不奇斯無之不奇况本書叙武俠文章

天 台 奇 俠 傳

陸 序

之最奇者然則不名奇俠而名何

青浦陸士諤序



神怪武俠小說

天台奇俠傳 第一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戒刀金鉢仙佛留踪  | 鬧市村橋英雄仗義  |
| 第二回 | 赤裸裸馬棚陳活戲  | 假惺惺竹槓發橫財  |
| 第三回 | 童開甲牢獄遇飛火  | 劉大貴闔門遭駢戮  |
| 第四回 | 人桃源義俠拜恩師  | 斬蛇妖飛仙開覺路  |
| 第五回 | 尙善人祈嗣得怪   | 白雲僧角技收徒   |
| 第六回 | 墜危崖遊戲神通   | 了孽障慫懃解脫   |
| 第七回 | 武塲貫虱逞奇能   | 古寺救猿施惻隱   |
| 第八回 | 蓄異謀居心叵測   | 誑道術大肚包容   |
| 第九回 | 倡邪教羣瞻馬首   | 獵艷色獨逐蛾眉   |
| 第十回 | 野狐興妖深宮煉採補 | 神猿護譴一怒警奸淫 |

神怪武俠  
小說

# 天台奇俠傳 第一集

雲陽蔡陸仙著

黃浦汪景星評

## 第一回 戒刀金鉢仙佛留踪 鬧市村橋英雄仗義

在中國社會上。有一句古諺。叫做「天道福善禍淫」。這句說話。大概在羣衆心理中。已經默認做不可逃避的一個公例。可是到了現在科學昌明的時期。却以爲這句話。是神秘的。是迷信的。大家要推翻他。然而小子對這班科學家。倒也並不十分責怪。因爲科學家自有科學家的頭腦。科學家自有科學家的眼光。科學家也自有科學家的目的標準。譬如說。人死後。是一切無知覺的。其實活在世界上的人。又誰會死過復活。能把死後經驗的狀況。拿來作科學的

研究呢。既然不能把死後的經驗狀況。拿來作科學的研究。那末。所推論的一切思想。當然逃不了玄學的範圍。如此看來。迷信家所持論的理由。固然是很神秘的。反對迷信家的一種理論。難道却不是神秘麼。並且指斥迷信。也不是現在科學家的創造。在中國歷史上二千年前。這種思想已早昌明。如漢朝時代的王充。他也曾對這『福善禍淫』四個字。嚴重攻擊過的。他說。人生一切窮通得失。禍福壽夭。是歸造化自然的核定。並不是因做一件善事。而會得到好處。也並不是因做壞事。就會得到惡果。他這種思想。也不過根據一種理論。這種理論。也不過是一種思想。恐怕除了這思想的理論而外。也尋找不出一個的確不移的證據哩。就是宋朝的幾個大儒學家。他們所做的格物致知的工夫。也僅僅說到窮理盡性。至於這理性

兩個字。是不是能夠窮盡。尚是一個問題。何況一切的事事物物。並不是一個理和性包括得盡的呢。所以聖人說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就是因爲論之不盡。而事跡的怪異不恒有者。又不可以掩滅埋藏存之者。正所以見天地之大。無奇不有。而不敢以一孔之見。窺全豹。一蠡之智。測深淵。小子也並不是什麼玄學家。科學家。更並不是什麼理學家。却不敢來和諸位辨論這個理由。倘然鬧起筆端的聚訟來。那末。小子還有功夫。提起筆來做小說嗎。哈哈。小子做這部書的意思。大概讀者都可以明白諒解了吧。却說浙江省內的地方。名山勝境很多。那項頂著名的。就要算天台和鴈蕩。在表面上看來。鴈蕩更比天台的風景奇特。所以游鴈蕩的人極多。其實天台的好地方。却要比鴈蕩好過十幾倍哩。不過天台山的好地方。因爲山的周



圍極其廣大。而危溪幽壑。深絕險阻。遊人不易尋到。這樣一來。普通的人。泛泛游覽一過。便覺得天台沒有什麼奇特。倒不及瀟蕩風景好。這種淺陋的批評。原不值得一笑。現在小子提起筆來。首先就要寫這個天台山。天台山上最有名的地方。像雙澗迴瀾。幽溪釣艇。瓊台夜月。明岩夕照。桃源春曉。石梁懸瀑。斷橋殘雪。華頂歸雲。煉丹台。拜經台等。都值得登臨俯仰。玩賞流連。那絕頂的高峯上。有一個華頂寺。最上峯巔。有一個拜經台。這拜經台。是隋時高僧智者大師拜經的地方。所以就叫他做拜經台。當明朝永樂的時候。那拜經台的大雄寶殿上。每天却有一個癩頭僧。穿着一件破衲衣。坐在廊柱下面。看見廊柱上。流瀉下來飛瀑泉水。他就拿兩隻手捧着。在癩頭上不住的澆洗。那些和尚。也不曉得他是那廟裏來的。和他講話。却

又是瘋瘋顛顛的，只管傻笑。衆僧惱了，走去將他趕開。一轉眼，他仍舊文風不動的坐着，把顆頭倚在廊柱上，只淋得滿頭滿身的水。衆僧去推他，幾推他，倒反呼呼的酣睡着，再也莫想推動他分毫。日子長了，衆僧那裏有這些閒空和他糾纏。好在他坐在廊柱下面，也沒有什麼妨碍，也就不再多事去趕逐他。那天，恰巧台前有個姓劉的守備官，由華頂寺到山巔上來，他也是一心要瞻仰拜經台的聖跡。的他剛剛走到大佛正殿前，瞥眼就看見廊柱下，坐着一個癩頭僧，破納赤脚，手中拿着一個大酒瓢，酒香撲鼻的，正喝着哩。劉守備看見這種模樣，心下好生不樂，暗說：這裏是清淨佛地，那裏會有這樣酒肉丐僧。正想叫人去把他攆開，那知癩和尚看見劉守備走來，他早一張口，登時嘔吐狼藉的吐得滿地腥穢。劉守備勃然大怒，就叫

快給我把丐僧拿下。早有劉守備的兩個獲兵。就要走過去動手。那癩和尚。却仍舊不動聲色。對着他們痴笑。等到獲兵走過來。他一掀破衲。取出一柄雪亮的戒刀。對着自己的頭頸。這一斫。只聽得撲禿一聲。一顆和尚頭已經砍下來。跌落在地。倒把劉守備及兩個護兵。都吃了一驚。再一仔細看時。那癩僧的尸身登時不見。原來砍落在地的。並不是個和尚腦袋。却是一個破舊的大木魚。戒刀却是一柄禪杖。大酒瓢是一個紫金鉢盂。那地下嘔吐的腥穢。登時發出異香。却是一百另八粒大佛珠。這一來。却把個劉守備。嚇得目瞪口呆。才曉得是佛祖來點化他的。趕緊跪下。向空中連磕了十幾個响頭。就自己拿了銀兩。交給衆僧。叫他們在拜經台旁邊。再蓋起一個茅庵大殿。把木魚金鉢禪杖。都供奉在裏面。從此這所茅庵。就叫做佛

化寺。後來這劉守備。因感佛靈顯。也就在天台山削髮出家。成了正果。那天台山。從此也就一日興旺一日。到清高宗的時候。駕幸天台。復勅建國清萬年兩大禪院。那時候義烏縣。有一個秀才。姓童。名叫開甲。家中甚有貲財。娶妻卜氏。美麗端肅。夫婦二人。伉儷十分情篤。童開甲本來父母都去世。家中只有他夫婦二人。那童開甲。又是年少入泮的人。人家都料他。將來一定可以飛黃騰達。但童開甲。他却別有胸襟。不但無心上進。就連詩書經史。也都把他一併束置高閣。却專門去結交一班江湖上的拳棒朋友。每日不是耍劍。就是掄刀。再不然。就是飲酒射獵。不上兩年工夫。他這一個文弱的秀才。居然變做個赳赳桓桓的武夫。而且他又是個性情爽直的人。既然有了。一身的本領。便酷愛多管閒事。在這義烏縣一帶。大概沒有人不曉。

得他的名頭。有一天他帶着幾個人射獵回來。却打從東門外的一  
個村鎮經過。這村鎮名叫大橋鎮。他們到了大橋鎮上。就見有一大  
羣人。縛了一個漢子。在一個大碌碡上。有幾個凶惡的豪奴。執着皮  
鞭。正在將那漢子很很的毒打。那漢子連哼也不哼一聲。却咬緊牙  
關。聽他們擺佈。童開甲不由的走了過去。雙手將衆人一推。那些看  
熱鬧的都跌跌滾滾的。登時讓開一條路來。童開甲走到近前。對那  
班豪奴問道。你們這班人。是那個支派來的。爲什麼好端端的。將他  
這樣毒打。難道打死人。都不要償命的嗎。那班豪奴。一見童開甲來  
管他們閒事。都翻起兩隻眼睛。罵道。滾你娘的烏臭蛋。這件事。配得  
上你來管嗎。他是個賊盜。俺們打死他。干你鳥事。你要多管閒帳。連  
你一齊捆縛起來。送官究辦。到那時候。才曉得你爺的厲害呢。童開

甲不聽則已。一聽他們這樣的渾話。不由的怒高十丈。大喝道。該死的東西。你敢挺撞你家太爺麼。你叫俺不管。你家太爺却偏要管。不給點顏色。你們看。也不曉你爺的本領。說着。早就一伸手。把一個豪奴。攔腰托將起來。由人叢中直攆出去。有一丈多遠。就聽得撲通一聲。水花直濺。那豪奴已跌在那條溪澗內。仰面朝天。四隻脚在那裏亂划亂動。那岸上的幾個惡僕。一疊連聲的叫喊着。反了。反了。快拿住。別放他逃走啊。就都如狼似虎的。齊向童開甲撲來。童開甲那裏把他們放在眼裏。早就三拳兩脚。把這夥惡僕。直打得屁滾尿流的逃走。有一個惡僕。便用手指着童開甲說道。打得好。打得好。你要好漢。等候着。不要逃跑吧。童開甲不由的冷笑一聲道。好狗才。隨便你去請出甚麼人來。你爺爺要懼怕你們。也不在義烏地方稱

好漢哩。那班惡僕都頭也不回的逃走。童開甲這才把那漢子打從碌碡上解放下來。問了他的名姓。和這被縛的原因。那漢子便對着童開甲先叩了一個頭。然後站起身來。說道。俺姓郭。名叫郭福。是紹興府人氏。帶着妻子。寓居這義烏縣的東門外。做些小本經紀營生。這大橋鎮上。有一家惡紳士。名叫劉大貴。他家又有錢。又有勢力。却又是無惡不作。人家都懼怕。不敢惹他。那一天。俺到別鎮去做買賣。因被一個親眷留着。住了兩天。昨天晚上。方才回來。一到家中。俺的妻子便不見了。一問左右隣舍。才曉得是被劉大貴差人來接去的。那些人哄騙俺妻子。說俺在劉大貴家中做買賣。得着急病。所以劉老爺特地差人來接他去看護的。俺妻子那裏識得透他們的詭計。便隨着他們去了。俺一聽這話。便曉得那劉大貴。是專門貪愛女色。

的人。他一定看見俺妻子有幾分姿色。故所以弄這個詭計。騙奪了去的。是俺一時怒氣勃發。就這了一把鋼刀。想去刺死這惡賊。將俺妻子奪回。那裏曉得他們的人多勢衆。俺那裏能敵得過呢。登時就被他們拿下。摘了鋼刀。將俺捆縛了一個結實。當時已被他們毒打了一頓。那劉大貴便吩咐。將俺吊了起來。說俺是深夜持刀。上門行劫。却預備今早解往縣衙去究辦。俺却也橫了心。由他們解到縣衙去。見了縣太爺。難道也不容許伸辨麼。他們一直遲到午後。才把俺放下來。叫一班豪奴惡僕。押着俺進城。後來不知怎樣。又變了卦。只將俺捆縛在這裏一個大碌碡上。竟要拿皮鞭子。活活將俺打死。要不是大爺來搭救。俺這條性命。早已大半條不姓郭了。他說着。又要跪下去磕頭。童開甲便一把扯住他道。你且莫要只管行這些俗禮。



既然你妻子被他奪佔。俺們得先去尋他。將你妻子救回來。才是道理。那劉大貴這個惡賊。俺早已曉得他。行爲卑鄙惡劣。本想就要去收拾他。難得有這樣一個機會。俺就去管教管教他吧。那郭福聽了這話。心中大喜。就請問他的姓名。童開甲把自己的姓名說給他聽。郭福道。原來爺就是童大官人。俺真是有眼無珠。多多失敬哩。這時候。那童開甲幾個跟隨的人。和那些看熱鬧的。都擁擠了一堆。聽他們說話。大家都紛紛議論的。說道。這姓劉的。今天可碰着對頭了。俺們這童大官人。在這義烏縣地方。誰不曉得他。是個文武雙全。有財有勢的人。他既然出頭。管這件閒事。劉大貴就說不定要吃虧了。童開甲聽衆人這樣一稱讚他。登時俠腸義胆。都激盪起來。便對郭福道。俺們走吧。不要給惡賊曉得逃跑了。再要尋他。倒有些棘手呢。郭

福應了一聲。登時一顛一拐的。領着童開甲一班人。向劉大貴家中來。那郭福本是一個魁梧強壯的人。雖然被他們打得渾身重傷。但他因爲報仇心急。也就渾身不覺疼痛。只管向前飛奔。那班看閒的人。有些胆小的。都怕惹出事來牽累。早早的避開。那幾個膽子大一點的。早成羣結隊的一路吆喝簇擁着。直往鎮東的劉家來。衆人來到劉大貴的門口。但見一所很大的住宅。沿河邊有照壁牆。門前的大樹上。繫着一匹白馬。那兩扇黑油漆的大門。却緊吞吞地關着哩。郭福就提起兩個碗大的拳頭。在那兩扇黑漆大門上。像擂鼓般的。擂了一陣。提高著喉嚨罵道。狗娘養的。快些滾出來吧。你老爺要尋你算帳呢。旁邊的一羣人。也隨聲附和的吆喝着道。開呀開呀。再遲一刻。就要連房屋拉倒了哩。裏面的幾個家人。聽得這樣聲勢汹汹。

那裏就敢將門開放。却早一溜烟逃進內宅。報信給劉大貴去。那劉大貴正把個身體橫躺在一張烟榻上。一個姨太太陪着他抽烟。一個姨太太坐在他屁股後面替他捶腿。他正因為那些惡僕來對他說。拷打郭福。被一個人來將他們打傷逃跑。劉大貴心中大怒。說道。那還了得。竟有這樣無法無天的事嗎。就吩咐家人快請包教師來。原來那劉大貴家中却豢養着一個狗頭教師。煉了一班打手。專門是預備和人家對擂的。那狗頭教師名叫包百勝。人家叫差了音。都叫他做包不勝。這包百勝本是個走江湖賣拳棒的人。因為劉大貴賞識了他。就提拔他充當了一名護家的教師。其實他的本領也極尋常。除了在劉大貴跟前會大吹大擂。其餘簡直是個飯桶肉袋。當下聽得劉大貴請他。就搭起十足的架子。大模大樣的走了進來。

評曰。拜經台之遇奇僧也。條忽戒刀人頭。條忽木魚金鉢。其實尙不足奇。正如探山者驟睹一石一峯。烏得卽謂窺層巒疊嶂之勝景耶。小說行文亦當作如是觀。

第二回 赤裸裸馬棚陳活戲 假惺惺竹槓發橫財

却說包百勝走進劉大貴的房中。劉大貴便對他說道。教師。咱們在這義烏縣地方。你想誰還敢對咱們碰過一回釘子的嗎。却想不到我派人去處治郭福。却被一個不知死活的東西。來管起咱們的閒帳來。幾個家人都被打得頭破血流。並且把總管阿毛。攢跌在溪澗裏。幾乎把性命都送掉哩。當着大眾的人。要我坍這個台。我這個面子。還扯得回轉嗎。說着。故意把烟槍往下一攢。裝做一種怒不可遏的形態出來。那包教師不待他說完。早就一拍胸脯。說道。這點些

小的事體。不必你老煩心。俗語說。養軍千日。用兵一時。既然有這樣。吃了豹子胆。老虎心的人。胆敢來和主人作對。莫要說。主人坍不起。這台。便連俺這個面子。也綑不轉呢。在這義烏縣地方。那個不曉得。俺包百勝的名頭。他既然來討死。俺就去給點顏色。叫他看看吧。他一邊說着。一邊磨拳擦掌的。叫傳打手來。正在耀武揚威的當兒。只見幾個管門的家丁。飛奔進內室來。口中高叫道。老爺不好了。大門外面。有一大羣人。快打進來了。請教師爺快快去抵當吧。劉大貴聽得。早一撇屁股。由床上直跳下來。口中一疊連聲說。這還了得。快替我都去拿來。一個也休放他們逃跑。他一邊說。一邊把眼睛。對着包教師望着。就是表現出。要叫他快些去抵抗的意思。那包教師看劉大貴這樣。口硬心軟的神態。他心中當然也很明白。無奈他分明聽

得有一大羣人要打進來。他那裏敢去做替死鬼。但口中却不能說不去。只得也吆喝着道。快點去拿我的鐵棍來。俺要叫他們逃走一個。也不算俺的本領哩。他這樣延宕着。是要等一班打手齊集攆來。仗着人多。就可以殺了出去。無奈他心中越是這樣延宕。那班打手。越是不能齊集攆來。到這時候。把個狗頭教師。只急得頭上汗珠。像黃豆般的直往下滾。早聽得外院人聲鼎沸。原來童開甲。郭福。已把大門轟開。衆人跟着一擁而進。把一班家人打得四散奔逃。那郭福先搶進了上房。劉大貴看見郭福。就想逃跑。怎奈牆壁上不曾預先握下個大洞。好往裏攢。到這時候。那裏還能逃呢。包百勝看見郭福奔來。就飛起一腿。迎面踢去。郭福把身子一閃。這一腿。便落了個空。便也一拳。照包百勝面門打去。包百勝究竟是會幾路拳棒的人。見

他一拳打來。就拿手接住。隨即用手。向郭福的下頰。用力一托。郭福就仰身往後跌倒。包百勝正想舉起足來。向郭福的胸膛踹了進去。恰好童開甲趕來。一個旱地拔葱勢子。早擒住了包百勝的一隻脚。隨手一拾。將一個包百勝倒提了起來。說聲去罷。直向庭院內。一角假山石上攆去。直攆得頭破血流。跌倒在地。分毫不能動彈。那班打手。這時候也都得着消息。各人拿着兵刃。直冲進去。童開甲吼了一聲。就對着刀劍林中。直躡進去。滾了幾滾。那些兵刃。紛紛落地。衆人只剩得一雙空手。就都沒命的飛逃了個精光大吉。童開甲也不追趕。竟來尋找那劉大貴。那劉大貴趁着空當。跑出房門。本想趁勢逃躲。誰知剛剛跨出了房門。就被童開甲跟隨的幾個人。像捉小雞似的一把捉住。郭福也掙扎了起來。見童開甲把劉大貴一把頭髮拎

在手中。正在雙膝跌跪着。苦苦的求饒哩。郭福見劉大貴的。那副二刀不出血的。瘦骨面孔。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朝大扳着。他就先跳了過去。舉起巴掌。就是兩個嘴巴。直打得劉大貴一佛出世。連喊嚷。哎喲兩個字。都喊不出來。雙手只抱着臉孔。亂閃亂避。童開甲就喝住了郭福。且莫打他。就對劉大貴喝道。惡賊。你認得俺麼。劉大貴昂起頭來說道。認得你是祖宗。請你放了我吧。童開甲冷笑道。俺就叫做童開甲。本來俺也不來尋找你。只因爲你作惡多端。又不應該強奪郭福的妻子。將郭福打得重傷。倘然不是遇着俺。他這條性命。豈不要白送在你手中麼。現在你把他的妻子。藏在什麼地方。快些放出來。俺便從寬的發放你。倘然再要支吾。休怪俺要你的狗命哩。劉大貴到了這時候。那裏還敢倔强不說實話呢。就對童開甲說道。郭



福的妻子。却鎖在後面一間空房裏面。可是俺並未污辱他。童開甲道。你却做這樣的好人麼。劉大貴道。不。因爲他這女人厲害不過。俺剛剛走到他的身邊。就被他沒頭沒臉一把抓來。俺叫人先把他兩手剪起。將他揪住。那知他把口一張。險些兒被他把一個鼻頭咬了下來。嚇得俺不敢去和他兜搭。俺本想慢慢的勸得他回心轉意。再和他拜花燭成親。不想被你們尋來。現在郭福的妻子。俺情愿送還給他。請你們饒過我這一次吧。童開甲也不和他多說。就拖死狗似的。把劉大貴拖了進去。郭福也跟着到了裏面一間空房內。果然見郭福的妻子。鎖在裏面。衆人就七手八脚的將門劈開。把郭福妻子放出。他們夫妻倆一見面。登時抱頭大哭。童開甲又對劉大貴說道。郭福被你打得遍體鱗傷。他妻子又被你關鎖了這幾天。現在已

往的事。俺也不來和你追究。你只去拿出白銀三百兩來。送給他夫婦。只算是給他們一點醫藥費。你心中願意麼。劉大貴一疊連聲的答應着道。願意願意。童開甲又拖着 he 到了帳房裏面。逼着他取出三百兩銀子來。交給了郭福。這才用手指着劉大貴的鼻頭說道。照你的作惡。本待砍了你的腦袋。現在俺們姑看在同鄉的情分上。暫且不殺你。但是不給你個小小的警戒。你一定將來要故態復萌。那豈不是白白的管教你一場嗎。說着。就由腰間拔出一把解手刀來。順手一割。早把劉大貴的一隻左耳割下。把手一鬆。劉大貴早已痛得暈倒在地。童開甲這才帶着郭福夫婦。和衆人一齊走出。到了大門外面。童開甲就對郭福說道。現在你夫婦拿了這三百兩銀子。趕緊仍回到紹興原籍去。儻然住在這地方。難保劉大貴不尋你報復。

的你們就此趕緊收拾起來。動身去吧。郭福夫婦。都向童開甲叩頭拜謝過了。他夫婦二人。就回到家中。取了細軟物件。打了一個包裹。就動身回紹興原籍去。童開甲也率領衆人回家不表。且說劉大貴被童開甲割去了一隻耳朵。直痛得他暈倒在地。停了許久的辰光。那些家人。和一班打手。才漸漸的集攏來。將劉大貴扶起。又去弄些止血藥。替他滲上。用布扎好。衆人把他扶到上房的床上。躺了下來。綜計劉大貴。這一次的損失。除了拿出的三百兩銀子不算外。那廳堂房屋中的一切什物。被衆人趁勢報復。完全搗毀得干干淨淨。本來劉大貴平昔的時候。恃強凌弱。積怨很多。那些人難得趁這個機會。總算泄一泄一股怨氣。劉大貴再把上上下下的人。仔細一檢點。除了包教師。已因傷重身死。其餘的人。只不見了兩個姨太太。和兩

個家丁。衆人四下裏尋找。直尋到馬房中。才看見懸着兩個肉球。原來那兩個姨太太和兩個家人。不曉得是什麼人惡作劇。把他們都裨身上下。脫得一絲不挂。捆做兩對。互相摟抱着。挂在那裏演秋千戲哩。那些人看見這個模樣。且不去解放他們。大家都奔到劉大貴跟前。說道。回稟老爺。馬房中還有人呢。劉大貴一聽這句話。只當是童開甲的人。還沒有走完。倒把他又嚇了一哆嗦。只得戰戰兢兢的問道。那姓童的。這時候還沒去嗎。有幾個家人。早捏着鼻子。在一旁暗笑。有幾個就回稟道。那馬房內。不是姓童的人。却是自己的人。他們正偷着閒空在那裏作樂呢。請老爺自去發落他們吧。劉大貴一時摸不着頭腦。不曉得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見他們說得這樣慎重。只得就親自跟着衆人。來到馬房內。一看。不由的對着衆人一蹙

脚罵道。好混帳的東西。還不給俺快放下來呢。儘管挂着。當你們祖宗行樂圖看嗎。那班家人。這才笑嘻嘻的。去將他們解放下來。這一來。直把個劉大貴。面孔都氣得鐵青。咬緊牙齒。恨恨的說道。好童開甲。俺姓劉的。向來和你風馬牛毫不相干。你却無端的。帮着郭福來尋俺做對。你救去了郭福的妻子。逼了三百兩銀子。俺都不惱。却不應該將我耳朵割下。又叫人把我愛妾。赤身裸體的。和家丁懸縛在一處。這樣侮辱俺已極。俺豈肯和你善罷干休麼。他愈想愈惱。只把個身體。倒在烟榻上。心裏不住的籌劃報仇的良策。但苦一時却想不出一個好方法來。他正在這躊躇不定的當兒。忽然一個家人跑進來。稟報說道。畢三爺來了。你老和他商量着報仇吧。你道這畢三爺。又是個什麼人。原來他是義烏縣。最著名的一個惡訟師。劉大貴

和他却很算至交。劉大貴有什麼疑難的事體，都是畢三爺替他畫策。那畢三爺也因劉大貴有財有勢，所以十分巴結他。他二人可算得是芝蘭同氣，沆瀣相投的好友。今天畢三爺却並不曉得劉家出了這個大亂子。他滿想來尋劉大貴借些銀兩使用。那知一進門，就看見鬧得星斗滿天。一切什物傢具，全都搗毀。他仔細的一尋問，才曉得劉家出了這件岔事。他本來和劉大貴頂頂要好，所以他也不要家人通報。就大踏步走了進去。那劉大貴心中，正想要着人去請他來商量個報仇的善策。現在他見畢三爺自己到來，當然十二分歡迎。就請他在烟榻上躺下。畢三爺不待他開口，就對劉大貴說道：老哥究竟和這姓童的有什麼怨隙。他却來和你這樣的做對呢。劉大貴道：不瞞三哥說。這姓童的，俺和他向來是河水不犯井水，也不

曉他是聽誰的唆使。來帮着這個郭福。和俺做對。俺劉大貴做人以  
來。沒有吃過這樣的大虧。現在損失。倒還是件小事。但這個臉面可  
被他丟盡呢。從此這義烏縣地方。還掄着俺姓劉的做人嗎。說着就  
頓足捶胸。咬牙切齒的。就像恨不得去把童開甲吞吃下去的樣子。  
畢三爺看見他這樣。不禁把個面孔仰着朝天。冷冷笑了一聲。說道。  
你儘管恨他有用處嗎。你須要想個方法出來。才可以報這樣大仇  
呢。劉大貴道。原是什么呢。俺正在想不出一個好方法來。三哥是素來足  
智多謀。俺要懇求你。替我想個好方法。如果能報這仇。當終身感激  
你的大德。畢三爺却哈哈的大笑道。你又來了。咱們都是至交。你的  
事就和我自己事一樣。配得上說感激不感激的話麼。我已經替你  
想了一個好計策在這裏。還怕這姓童的逃得過我的掌握嗎。劉大

道三哥有什麼好計策就請你說給俺聽吧。俺是性急不過的人。請你不要慢慢地拿俺開胃。我就很感謝你哩。畢三爺一聽這話就翹起一個大拇指頭來說道。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包管你一定可以報這大仇。你不是有的是銀子嗎。只須拿出三千兩來。我替你去送給縣太爺。我再替你做一張呈狀。就誣告童開甲。說他白日聚衆。奸淫搶劫。刀傷事主。這幾款大罪。俺問你。姓童的他有幾個頭殼殺嗎。還有你砍下的一隻耳朵。就是個的確的證據。他還能夠狡賴嗎。不是俺吹一句牛。平常時候。只消我稍爲用點心思。害死一百個人。也是極便當的事。這姓童的。碰到我手裏。也算晦氣星高照。砍了頭才佩服我哩。他儘管洋洋得意的說着。劉大貴聽得。却也極端的贊成。不過劉大貴。因畢三爺要他拿出三千兩銀子。心裏未免有點不大。



情願。所以只管沉吟。並不作聲。那畢三爺。却是個最刁鑽不過的東西。他眼睛對着劉大貴。看着。見他這種神情。早已猜透七八分。曉得他肉麻。這三千兩銀子。隨即用手在他肩頭上一拍。說道。老哥這有什麼狐疑呢。難道姓童的去砍頭。你還痛惜他嗎。老實對你說一句吧。俗語說。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世界上幾曾見好心的人。得着便宜的麼。俺勸你。把這顆慈悲心。權且收拾起來吧。沒的被童開甲笑。你不中用呢。劉大貴却哭喪着臉兒。說道。你的計策。我很佩服。到極點。俺也不是存着什麼慈悲心。不過要我白拿出三千兩銀子來。那不是太冤枉麼。畢三爺一聽他這話。登時就跳了起來。道。三千兩銀子嗎。做你的灰孫子。才賺你一個錢使用呢。縣太爺那邊。沒有這筆銀子。能夠替你辦事麼。你既然心裏捨不得。那也只好歇了這個

報仇的念頭。這事俺管不了。或者你再請高明吧。說着。攛轉屁股就往外走。

評曰。劉大貴平昔恃強暴而躪蹂鄉里。豈意衆人趁勢報復哉。其施也殘。其報也酷。出乎爾反乎爾。怨毒之於人。不可畏耶。至於畢三爺之乘機敲詐。亦屬小人。慣技而况其爲狼狽爲奸者耶。

### 第三回 童開甲牢獄遇飛災 劉大貴園門遭駢戮

却說劉大貴。看見畢三爺舉步就往外走。趕着一把抱住他道。三哥莫動氣。這事俺們大家再有個商量。沒的沒有錢辦事。白叫三哥去做難人麼。畢三爺聽得他。說出這句話來。頃刻又換了一副笑容。對劉大貴道。俺不是敲你的竹槓。委實這件事。沒有三千兩銀子。辦不妥當的。像老哥這樣的家資。莫說三千。就是拿三萬兩出來。還不

是通體拔去一根汗毛。毫不覺得痛楚的嗎。劉大貴無可奈何。只得捧着肚皮叫屈。打了一張三千兩的莊票。遞給畢三爺手裏。說道。這事全仗三哥費心。畢三爺揣起了莊票。這才笑嘻嘻的。向劉大貴道。老哥請放心吧。都是自家弟兄。還有不竭力帮忙嗎。他說着。就打躬作揖的。別了劉大貴。到自己的家中去。當晚就寫好了一張呈狀。預備叫劉大貴差人到縣衙去呈訴。他自己就封了五百兩銀子。送給義烏縣知事那義烏縣。名叫胡仁。也是個一等一的貪贓枉法的壞官。平昔和他這畢三爺。本來互通聲氣的。現在他拿到這筆白花花。的銀子。豈有不眉花眼笑的道理。登時把劉家的一張呈狀。當聖旨般的供奉起來。隨即標了一根硃籤。押童開甲鎖拿到案。胡知縣立刻升坐大堂。把驚堂一拍。對童開甲喝問道。好個大膽的秀才。竟敢

糾集羽黨到劉大貴家中白晝姦淫行劫。刀傷事主。難道你讀書。竟不知王法了嗎。童開甲聽知縣這幾句說話。登時心中明白。曉得是劉大貴來誣告陷害他的。他隨即把兩眼一翻。說道。俺童開甲。只知讀書守法。不知集黨行劫。只因為這劉大貴。強搶民間的婦女。所以俺去管教他。老父台爲民父母。難道這些情節。不先問明。却聽他一面的捏辭。謊告麼。知縣大怒道。好一個利口的東西。竟敢和本縣展狡。現在你殺死人命。刀傷事主。證據確實。還容你抵賴嗎。不動大刑。諒你不肯服服貼貼的招認呢。就把驚堂拍得震天的响。一疊連聲的叫請大刑。那三班衙役。哄應了一聲。頃刻把夾棍擡上堂來。知縣又喝問道。童開甲。你招也不招。童開甲這時候已經猜詳到。知縣受了劉家的重賄。所以才拿出這樣手段來威逼自己招認。他一時也

忍不住心頭火起。就用手指着胡知縣事罵道。好狗官。你竟敢誣良爲盜。俺是個堂堂的秀才。你這狗官。居然在公庭上當衆侮辱起俺來。俺問你有多大的前程。敢這樣藐視國家的法典麼。胡知縣也不和他理論。只說好東西。你拿秀才的欺壓本縣麼。本縣先革去你的秀才。看你還要強硬。就叫人來。快把他的頂戴革下。知縣見童開甲依然態度倔强。不肯招認。就吩咐一聲。用大刑。兩旁的差役又哄應了一聲。那三木一緊。任你怎樣好漢。也都吃熬不住。童開甲雖然是煉功的人。但他也不過是煉的幾套普通拳脚。那裏能熬這個大刑。登時便暈厥過去。知縣便吩咐鬆刑。有個差役去拿了一碗冷水來。對他面上噴了幾口。這才悠悠的甦醒。知縣還逼着問他招也不招。童開甲到了這個地步。自己心想。不招也是白白的受罪。不如權且

招了再作計較吧。當時就當面畫了招供。知縣就吩咐把他鑲銬收禁。由打從童開甲收禁以後。雖然有幾個朋友去看望他。但是那牢的禁子。早得了畢三爺的銀錢。叫他無論什麼人。都不可放他進獄。和童開甲叙話。這是劉大貴和畢三爺。恐怕童開甲要託人去告府狀。所以使這個絕後的計策。免後再生出枝節來。可憐童開甲。自從進獄後。眼巴巴的滿望有個親生的人。和朋友來看他。可以商量個計策。或是到府到省去告控。就可以希望照雪。那裏知道。他心裏存着的這樣計畫。早已被畢三爺劉大貴忖度去哩。並且這個刁惡不過畢三爺。他不但這樣監守提防着童開甲。還恐怕童開甲四路的朋友多。日子一久。說不定還要來替他設法營救。豈不是仍舊有些把持不定呢。他就叫劉大貴。再多送些銀兩。給管監獄的頭兒。叫他

用繩索將童開甲勒斃獄中。就推說是暴病身死。這一來。豈不是一乾二淨。千妥萬當的麼。那牢頭禁子得着銀子。自然肯答應了。這天半夜三更的時候。那牢頭禁子便沽了一大瓶酒。買了些下酒的菜。拿進獄中來。對童開甲滿面堆笑的說道。俺們起初都不曉得大爺是遭（命）的一場枉屈的官司。現在才打聽着了。原來大爺是一條好漢。却被劉家誣害的。俺們自從大爺到獄中來。實在冒犯得很。你老是大人不記小人過。決不致會和我們一般見識的。今晚我們買了一點酒肴。來和大爺痛飲一醉。一者和你老陪個罪。二者俺們也要和大爺結識結識。望你老人家賞個薄面吧。他一邊這樣說。一邊早把酒肴捧到一張桌上。搬到了童開甲的面前放下。童開甲尋思。這（命）個獄卒。平日時候。何等的凶惡。每日天看待俺。不是巴掌拳頭。就是

皮鞭木棍已然被打得骨節寸傷。我滿想這條性命也等不到秋決。一定先要死在他手裏的呢。却不想他今天忽然發起慈悲來。反將俺這樣另眼的看待。倒不可不感激他哩。他想到這裏。忽然心中又轉念道。好不好。俗語說。人心似隔山。焉知他這樣的恭敬慈悲。不是又要使出什麼毒計來害我麼。他就假意推說。不會飲酒。却再不肯領他這個情。那獄卒見他只管推三阻四的不肯飲酒。不禁大怒起來。罵道。好個不識擡舉的東西。俺好意請你吃酒。却這樣的拒絕。俺難道酒中有毒藥麼。就劈面一拳打來。童開甲把頭一偏。那一拳却沒有打着。他格外怒。咋咋的去拿過一根水火棍來。指着童開甲道。討死的囚徒。待俺來結果你的性命。說着就惡狠狠的。照定童開甲頂門一棍劈下。童開甲到這時候。也早拚着一死。就把雙目一閉。



只聽得吡呷一聲。那根水火棒却打脫了手。正擊向一張木凳上去。直震得他兩臂痠麻。那獄卒正要再想法子來處置他。就只見白光一閃。登時一個黑暗的地方。照得光耀如同白晝。一個銀鬚紫面的老和尚站在童開甲面前。用手對獄卒一指點。那獄卒便倒地。不能動彈。又對着童開甲張口一吹。那渾身的鍊拷鐵練。都一寸一寸的解落下來。就用一手挽着童開甲的一隻臂膀。說聲走吧。登時童開甲的一個身體。就輕飄飄的跟着他出了獄門。穿房越屋。其快如風。所經過的地方。分毫沒有阻擋。一直出了義烏縣城的東門。來到一個大樹林子裏邊。才歇了下來。童開甲倒身下拜。說道。多蒙師父搭救了性命。此恩此德。沒齒難忘。但不知師父是何方的仙人活佛。伏乞詳示。以便弟子將來馨香頂禮。報謝大德哩。那老和尚却哈哈的

笑道。你要預備報答我麼。這時候還談不到呢。我的來歷現在也不能說給你聽。俺且問你。你現在還想回到家中去麼。童開甲點點頭。自從俺入獄後。已經有十多天。不曉得俺的妻子怎樣。俺想此刻就回家麼。請師父也到弟子家中。讓弟子稍盡報答之禮。不知師父可能允許麼。那和尚却哼了一聲道。你別做夢吧。你想去看你的妻子麼。他自從你進獄的第二天。就被劉大貴派人來搶去。他說你救了郭福妻子。他就拿你的妻子來姦淫。才算稱心滿意。你妻子被他搶去。恐怕被他污辱。就自縊死了。童開甲聽得和尚這話。就跳起身來。說道。這事是真的嗎。和尚不由的鼻中嗤的笑了出來。說。誰還騙你呢。俺要。不打聽得千真萬確。肯來說給你聽嗎。童開甲不禁放聲大哭道。這惡賊俺不將他碎屍萬段。俺也不要做人。說罷。就怒氣填

胸的要尋找劉大貴報仇去。那老尙却一把扯住他道：「你莫性急。老僧還有話告訴你呢。你妻子此刻却不曾死。因爲他自縊後，劉家就派人把他屍身扛送到曠野的地方去埋葬。却被一個人把他救活。帶着他走了。你夫妻應該有這點災難。目前雖然拆散，少不得日後自然會完聚的。你現在却也不必去心中掛念他。這劉大貴他本來已惡貫滿盈，理應要受誅戮的。你今夜可就去報仇殺他罷。還有個名叫畢三爺，就是他帮着劉大貴設計害你的。這時候也在劉大貴家中。你也不可把他放過。說罷，就一揭袖衣，取出一柄寒光閃閃、晶瑩如雪的寶劍來，遞給童開甲手中。說道：「你拿這柄劍去報了大仇。可到天台山桃源洞雙樹腳下來尋老僧。老僧準在這個地方等候你。你牢牢的記着吧。說罷，就見他把衲衣一舉，一陣清風，登時不見。

童開甲不由的呆了半晌。暗想這和尚莫非是一位活佛神仙麼。要不然那裏會有這樣的神通本領呢。他只得跪在地下。向空中磕了幾個响頭。這才站起身來。提了寶劍。飛奔大橋鎮。尋劉大貴家中報仇去。不消一刻辰光。早已到了劉大貴門口。這時候已有三更多天。那劉家門前都已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前前後後都看了一遍。只見靠近圍牆。却有一棵楊柳樹。童開甲就打從柳樹上爬上牆頭。跳了進去。好在劉大貴家中。他是曾經到過的。所以路徑却很熟悉。他就轉過了幾重門戶。一路直向內室夠奔而來。那晚上劉大貴恰巧還沒有安睡。正和畢三爺談天說笑哩。你道畢三爺本不在劉大貴家中。爲什麼這時候還沒回去呢。只爲他們自從買囑了獄卒。約定在今晚結果童開甲的性命。所以這一夜。劉大貴却把他留在家

裏另外差一個人進城去打聽消息。他們正等候着回報哩。這就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偷然不是這樣。這舉三爺豈不是逍遙法網。童開甲又那能彀去尋找殺他呢。且說劉大貴正和舉三爺。躺在一張烟榻上面。一面抽着烟。一面有談有笑的。十分起勁。就聽得那舉三爺對劉大貴說道。老哥。不是俺誇口吧。那怕這童開甲是個生龍活虎的英雄。料想他今夜三更。難逃了這條性命的。不過俺使的這般毒計。未免損點陰鷲。多結個來世冤家。但是俺想冤有頭。債有主。姓童的做鬼。也一定不會來尋找我呢。劉大貴笑道。老三。你莫要這樣活搗鬼吧。這姓童的活着。俺們可懼怕他三分。現在他死了。那就高枕無憂。那裏見有冤鬼索命的事呢。就是真有冤鬼。也只消把東觀的張老道請來。叫他念念符咒。就可以捉到葫蘆裏去。再用桃木

釘釘住。那才叫他做鬼也。一輩子不得翻身呢。童開甲正立在窗下。聽得十分親切。暗暗罵道。這班東西的心腸。委實惡毒。他們死在臨頭。還要這樣的算計我哩。他心中再也忍耐不住。早就大吼一聲。直沖進內室的上房。有幾個家人一看。認得是童開甲。不由就媽的一聲。早把身體嚇矮了半截。軟癱在地上。索索的直抖。童開甲手起劍落。就如砍瓜切菜似的。幾顆頭都直滾下來。童開甲一腳踏了進去。劉大貴眼快。一看見是童開甲。直嚇得他呵了一聲。立起身來。就想朝床底下攢了進去。童開甲便順手撈住他一隻腿。從床底下直拖出來。罵道。惡賊。你還要算計害我麼。劉大貴到了這時候。早已嚇得魂靈出竅。口中一時說不出話來。直叫饒饒饒饒命吧。童開甲就舉起劍來。這一劍。向他心窩中直刺進去。劉大貴直痛得把兩腳伸

了幾伸。就登時不能動彈。那畢三爺看見劉大貴被童開甲揪住。他雖然不認得童開甲。但是他忖度這個情形。心中早已明白了八九分。曉得這一定就是那個童開甲。不過童開甲怎樣會走獄中逃了出來。可是他到死也猜想不出。他一面猜測。一面盤算着道。果然他就是童開甲。劉大貴這條性命。十分九是靠不住的。俺不趁這時候逃走。難道還陪他進枉死城去游歷麼。他想定了主意。就從烟榻上輕輕的直溜下來。才要舉步向外逃走。只見童開甲把劍一舉。直從劉大貴的心窩刺進。他一嚇。幾乎把個身體栽倒。童開甲撥轉身。就向他奔來。畢三爺那裏還來得及逃跑呢。他情急智生。早就呼的一聲。將鴉片烟燈一口吹滅。頓時通室漆黑。他就把個身體向後一閃。隨手舉起一張長凳來。護住了身軀。想準插着向門外逃跑。童開甲

眼睛何等的銳利。那裏還容他漏網。隨即身體向前一撲。舉劍直劈過去。

評曰。劉大貴之於畢三也。以狼狽之行。起蛇蝎之心。自謂錢可通神。借雷霆萬鈞之威。直欲令童開甲粉骨碎首。以泄私怨。孰知一剎那頃。劍光霍霍。而剝腹喪元。噫。天道報應。始信毫髮不爽。雖狡如山鬼。究何益耶。

#### 第四回 入桃源義俠拜恩師 斬蛇妖飛仙開覺路

却說畢三爺。正想趁黑暗的當兒逃走。那知早被童開甲看得仔細。一搶步就是一劍直劈過去。就聽得啞呷一聲。這劍正劈在畢三爺手中的一張長凳上。因爲這劍鋒利無比。却把這張長凳一劈兩半。畢三爺將長凳拋下。早逃出了房門。拔步就想飛跑。童開甲大喝



道惡賊往那裏走。一個箭步早已撲到他身後。手起劍落。登時把個畢三爺由頂至尻劈開做兩片血人。再看那寶劍時。分毫沒有血漬。不禁暗暗稱奇。童開甲提了寶劍。直尋到內宅後面。把劉大貴的一家老幼四十餘口。全數屠殺了。這才出了心中的一口惡氣。再看自己。渾身也成了一個血人。他自己尋思着。就這樣逃走出去。那豈不是岔事麼。隨即在劉大貴房中。翻出兩身衣服來。將自己的血衣褲脫下。更換過了。再取了百十兩銀子。帶在身邊。好準備着做一路的盤川。由劉大貴家中走了出來。更不敢留戀。這時候東方已透出魚肚的白色曙光來。童開甲恐怕走大路趕到台州。既要濡滯時日。更免不得要有公差來追捕。所以他只管揀山徑的小路行走。他也顧不得折曲崎嶇。一路上走了好幾天。到了腹中飢餓的時候。就到荒

村去買點粗糲麥餅來充飢。夜間只在古寺破廟中棲歇。童開甲本來是一個安富尊榮的公子哥兒。幾曾受過這種磨折的。自從在監獄中。天天受獄吏的拷打。已經弄得遍體鱗傷。身無完膚。現在又要飽受披霜帶月。沐雨櫛風的辛苦。要不是童開甲素來的體格強健。恐怕早經磨出一場大病來哩。他又走了幾天。那山徑却愈走愈崎嶇。愈行愈狹窄。並且荆棘刺足。藤葛牽衣。更加耳邊聽那猿啼虎嘯的聲音。山魃木魅的咳笑。沒有一處不使人落魄亡魄。提心弔胆。那一天走到一個地方。四面全都是削壁高山。沒有半個人迹。那天光又漸漸晦暗下來。正想尋一個好歇宿的地方。又趕了一程。肚中更覺得飢餓。就走到山澗內。取了些泉水喝着。坐在岩前一塊大石上。休憩了一會。猛然耳邊唼唼刮起一陣腥風。由對面山下跳過一

隻吊睛白額虎來。童開甲大吃一驚。暗想這番性命休也。他這時候早已筋疲骨憊。那裏還能夠和這個大蟲搏鬥呢。剛說了聲不好。那大蟲早把前面的兩隻腳舉起。像人也似的立着。接着像黃牛似的吼了一聲直撲過來。童開甲不由的心慌意亂。正想拔劍去刺。但是那虎來勢十分迅快。那裏來得及呢。童開甲劍還沒有拔出。那隻虎却早已撲到他身體近邊。他只得把身體一滾。頓時從削壁千丈的懸崖上直墜落下去。這時候。在童開甲心中。總以為是糜骨碎身。萬萬沒有活命的希望。那知他跌了下去。就覺得身體飄飄蕩蕩的。也不曉得下面有多少深淺。只覺身體一沉。却被一棵很大樹枝。鉤住了衣服。一個人蕩秋千似的。在半空中倒掛住了。童開甲睜眼一看。借着朦朧的月色。到也看得親切。見下面仍然是無底的深崖。就把

一手搭住一棵樹枝。把身體朝上一勾。便騎在一棵樹極枝上。再看這棵樹。也是從巖壁上倒掛下來的。童開甲定了一定神。才打從樹上慢慢的爬上巖去。只見亂山重複。不但辨不出方向來。就連山徑小路也尋找不出。自己又恐怕再遇什麼猛虎毒獸。正在驚疑不定的當兒。忽然聽得隱隱的有木魚聲音。心中就大喜道。既然聽見這聲音。大約這裏附近。總有一所寺院。待俺尋找過去。寄宿一宵。問明了到天台的路徑。等到天明再走吧。他打定了主意。就順着這木魚的聲音。一路尋找過去。那裏曉得這聲音却愈尋愈遠。分明聽得在對面山上。等到尋找過去。那聲音却又轉到這邊山上來。直把個童開甲弄得精疲力盡。氣喘吁吁。他賭氣也不去尋找了。就把身體靠在一個大樹根下。不覺就呼呼的睡去。等到他一覺醒來。早已天

光大亮。那眼前忽然換了一番景象。只覺的山色青葱。溪光瀲灩。又有好幾處綠野平曠。童開甲早跳了起來。就沿着溪邊走去。但見溪邊盡是一株一株的桃樹。雖然桃花開放得甚多。但是桃實纍纍。並且極大的桃子。都有碗口的大小。童開甲心中好生奇異。暗暗地忖度着說道。這時候不過三月的天氣。桃樹剛剛開花。那裏會就結成這樣大的桃子呢。可見得天下的事。沒有一定的道理。假使沒有到過這地方的人。俺去說給他聽。他豈不要笑我吹牛搗鬼麼。本來童開甲已餓着肚皮過了一夜。現在看見這樣鮮紅肥美的大桃子。那裏還肯當面錯過。不摘來果腹呢。隨即縱身爬上樹去。揀了兩個頂大的。把他摘取下來。送在口中。剛才拿牙齒一咬。那像蜜糖一樣的水直流下來。頓覺冰涼澀齒。鮮美非常。童開甲把兩個桃子都吃完。

了。不但腹中全不覺得饑餓。並且精神清健。比平常時候。還要勝過幾倍。他這才打從樹上跳了下來。靠着這沿溪的一帶桃林。直往前走。早遠遠的看見一個牧童。騎坐着一匹白牛。口吹短笛。慢慢的走了過來。童開甲心中。不禁歡喜異常。就說道。這裏不是有了人麼。既然有人過來。俺便好去打聽往天台山的路徑。他就向牧童那邊直走了過去。到了切近一看。見那個牧童不過十二三歲的模樣。却生得精神飽滿。骨格不凡。童開甲就拱了拱手說道。牧童哥。俺請問一聲。這裏可有路可通天台麼。那牧童對他看了一眼道。你這人是打從那裏走來的。放着正路不走。却冒險走到這裏來。幸虧你的福氣大。却不曾遇着豺狼虎豹吞吃了下去。俺且問你。你到天台什麼地方。說給俺聽。俺好指點你去。童開甲道。俺是從義烏縣來。要到天台。

桃源洞去。訪一個高僧。不想錯走了山路。遇着大虫。將俺撲倒。從懸岩峭壁上滾跌下來。幸虧被一棵樹。將俺衣服絆住。所以不曾跌傷性命。是俺爬上這個山來。却不認得路徑。所以迷到這個地方來。就請小哥指示我一個路徑吧。那牧童聽了他的說話。却嬉嬉的笑了起來。說道。你問別的地方。我也許不認識。不能告訴你。你倘然要問這個桃源洞。你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洞的裏面。如何却要再去尋找呢。童開甲聽他這樣說法。心中好生驚疑。暗想那有這件事。俺分明從崖壁上跌下。爬到這個山上來。何嘗看見有什麼洞。莫非這牧童騙哄我吧。他這樣的思想着。那牧童似乎已經猜透了他的意思。便說道。我的話你不相信嗎。這個桃源洞。本來輕易沒有人能覓走到。的。走正面洞口進來。已經很不容易。何況你走這個後山來哩。你說

來訪高僧。想來一定是訪俺師父的罷罷。俺就領你去見見吧。他說着。早就打從牛背上跳了下來。用手中的短笛。指着隔溪的兩棵大松樹下。一個茅庵。對童開甲道。俺師父就在那邊。快跟我來吧。童開甲只得跟着他。走過溪去。不一會功夫。已經到了那大松樹脚下。只見一個老和尚。在庵前一個蒲團上面。閉目垂眉。結跏趺坐。童開甲走近一看。不是那紫面膛長鬚鬚的和尚更有誰呢。他不禁心中大喜。撲的一聲。向蒲團前跪倒。口稱師父。弟子千辛萬苦。尋到這裏來。拜訪你老人家。請老人家慈悲慈悲。收留我吧。那老和尚把眼睛睜開。對他望了一望。說道。你來了麼。想必你已經報了大仇。童開甲道。託賴師父的神佑。那劉大貴的一門老幼。全都被弟子殺了個淨盡。姓畢的也誅鋤了。現在大仇已報。弟子也不想回去。情願到這裏來。



服侍師父說罷。就老跪在地上。不肯立起身來。老和尚看見他這樣的誠懇。登時也點了點頭。對他說道。你要在這裏。並不是俺不肯收留你。可是你現在尙沒有到出家修道的時候呢。你權且在這茅庵住幾時。等候一個人來。俺教他傳授給你些道術。你好去立一番功德。等到功成圓滿。再到老僧這地方來。自然會成正果。童開甲這才立起身來。那老和尚就把他帶進茅庵。每天只叫他念念經。坐坐禪。以及做些掃地焚香的生活。看官們要曉得這老和尚要叫他等什麼人呢。原來這老和尚名叫白雲禪師。住在這桃源洞修行。也不知經過多少歲月。據說他得道的時候。還在隋唐以前。曾經和抱朴子葛洪在一塊兒煉過丹的。不過葛洪早已白日飛昇。他却因愛煉劍術。墮入了陰障。又因爲誤斬了幾個人。所以淪落到現在。雖然積功

累德。也不過僅僅修成一個地仙。有一天白雲禪師離開天台山。想到終南嶺採藥去。走到一個荒山峻嶺的上面。忽然平空刮起了一陣怪風。怪風一過。半空中就飛落下一個長身尖頂的老道來。手中拿着兩把明晃晃的鐮刀。阻止去路。對着白雲禪師呵了一聲。說道。合該你是我的口中食。所以早不來。遲不來。偏偏給我碰着。我今天非得把你吞吃了下去不可。白雲禪師一看。這個老道。頂上有三尺多高的黑氣。曉得他是個妖邪。就喝道。薛障。敢是來討死麼。貧僧看你這幾百年的道行。也不是經易修煉得來。所以不忍傷害於你。快些回洞去。好好修煉吧。那道人也不理會。就把口一張。噴出一股黑氣來。在他的意思。總以爲一口氣。穩可把白雲禪師噴倒。就可以去吃他。那知白雲禪師。看見黑氣噴來。早把衲衣舉起。這一拂。老早把

黑氣打散。那道人見和尚打散了他這股黑氣。不禁冲冲大怒。仗手中的鋼刀。直劈過來。白雲禪師也不和他抵禦。只把手一揚。就聽得霹靂一聲。直震得山搖谷應。登時那道人就被震倒在地。現出原形來。原來是一條白質黑斑的大蟒。這東西其毒無比。觸到草木。草木都要枯死的。白雲禪師一看見他的原形。便說道。好東西。你既然是這樣的毒惡。貧僧不誅。一定不曉得要害死多少人呢。當下白雲禪師就口吐劍光。將那毒蟒殺死。這毒蟒他本來已經修煉了好幾百年。已然是很通靈性。不過他的孽障太深。被這劣惡的軀殼累住。終不能成功正果。現在被白雲禪師的劍光殺死。登時靈魂一脫軀殼。彷彿道家得到兵解一般。他一靈不時。就跟隨着白雲禪師的身邊。苦苦的哀求道。弟子蒙師父解脫。得脫幻軀。現在弟子一心要修成

正果。伏望師父收俺做個徒弟吧。白雲禪師起初原不肯答應。說我們地仙從來不收鬼魂做徒弟的。何況你是個妖鬼。我焉能收留你呢。你既要一心修煉。只好去拜求鬼仙吧。怎奈那妖蛇的鬼魂。一定不肯走開。堅要白雲禪師收留他。他說。做鬼仙的修煉工夫。是一輩子不能成功正果的。師父務望慈悲。成全了弟子吧。白雲禪師被他纏擾不過。又見他委實可憐。這才對他說道。既然你一心要跟我做徒弟。修煉正道。俺終不能這樣就收留你。除非你去托體投胎。重新做人。俺那時才能夠收你做徒弟哩。那妖蛇的鬼魂。聽白雲禪師這樣說法。曉得白雲禪師已經肯答應他。他就一道靈光。湊合着因緣。直往河南彰德府。一個財主。名叫尙繼善的家中托生去。那尙員外夫婦都已年近五旬。却沒有生個一男半女。夫婦二人。就因爲這一

點缺陷。所以時常的燒香拜佛。希望生個子女。好繼續香烟。無奈他們越是望子心切。越是不能生育。那尙員外的夫人何氏。便勸尙員外納個小星。或者能夠得着子嗣。那尙員外又是個古板不過的人。他再也不肯納妾的。他說。命中該應有子。遲早總要有的。倘然命中沒有子息。納妾也是沒用。或者討了個不賢德的女子來。反要弄得家宅不和。那才是受累無窮哩。何氏見他丈夫這樣執拗。也就無可如何。這天恰逢佛的誕辰。夫婦二人都持齋到佛廟中燒香去。燒了香回來。驟見迎面刮了一陣大風。何氏便覺着連連打了幾的寒噤。回到家中。就害起一場病來。尙員外連忙請醫服藥。那知分毫都沒有效驗。就這樣懨懨崇崇的。病了三四個月。大家這才識透。何氏害喜。尙員外當然第一個就心中歡喜非凡。那知到了十月滿足。却生

出一個妖怪來。

評曰。昔人謂身到匡廬。轉不識匡廬之奇。本篇文字。有此境焉。其寫地仙斬蛇。妖鬼因求道而降世投胎。無一不是奇峯當面。事實雖怪誕不經。文筆實突兀可喜。

第五回 尚善人祈嗣得怪 白雲僧角技收徒

却說何氏到了十月滿足的時候。忽然產生下一個是人非人。是妖非妖的怪物來。那怪物却生得面如藍靛。一頭的紅髮。頭上又有一隻肉角。他一離母腹。就能夠說話。登時把個何氏嚇得暈了過去。好容易麼把他救得甦醒。尚員外就去拿了一根鐵棍。想把他擊斃。那怪物看見。曉得尚員外要殺他。他就高聲說道。你們莫要害我。我本是修煉千年的一條獨角龍。因為和員外過去身中。有一點因緣。

又因俺被玉帝謫貶。曉得你是個積善的人家。玉帝着我來托生與你家。延一線血胤的。你們偷然害了我的性命。不但你們一家要遭大禍。就連彰德府一府的人民。都要天降浩劫。那才懊悔不及哩。尙員外聽他這樣說話。果真害怕起來。並且他夫婦盼望兒子的。心已經好像旱苗待雨的一般焦急。現在雖然是生了一個怪物。却喜是個人形。又是個男身。聽他的說話也。十分有理。或者養大起來。一樣能夠繼續香煙。一樣能夠掙持門庭。他既然是奉玉旨托生到我家來。料想他不是害人的。當下決定主意。不去殺他。那何氏起初雖覺得害怕。後來想起。究竟是他懷胎十月生產出來的。未免也覺得有點痛愛。就一樣的襁褓哺乳。撫養起來。他倒也十分馴服。因此一家的人。也就不把他當做妖怪看待了。尙員外就替他取了個名字。叫

做尙應龍。這尙應龍長到五六歲的時候。尙員外就請了一個先生。叫他讀書。不過他却生性粗直。並且氣力很大。歡喜耍刀弄棒。却沒有人能殼禁止得住他。尙應龍到了十六歲的這年。尙員外夫婦皆一病不起。本來尙員外在日。就想替他訂一門親事。無奈尙員外。雖然有些家產。却沒有人家肯把女兒來許配這個醜怪。所以担擱到了十六歲。親事也沒有定成功。現在尙員外夫婦一死。就只剩下尙應龍一人。那一大部份的家產。當然全是尙應龍一個人承襲下去。他那些旁支近族的一班人。雖然都覬覦他這份家資。無奈他們却都懼怕尙應龍的蠻橫武勇。因此不敢去公然和他爭吵攘奪。他們就開了一個無形式會議似的。大家雖不敢明地去攘奪。却暗暗地勾引哄騙。爭先恐後的撲他的馬屁。或是和他借貸。或是誘勸他賭。



博。尙應龍又是個豪爽不過的人。無論人家怎樣和他商量。他都是有求必應。毫無一點吝色。到了賭博的時候。也是揮手千金。人家怎樣算計他。他也毫不得知。並且他對於這些田宅經營。家務瑣事。却都不管。只聽些家人們去支配。更有些非驢非馬的親戚。看他這樣落落大方。分毫不與人家計較。就也都來倚靠他。這一來尙應龍的家中。真是每天座客常滿。樽酒不空。不上兩三個年頭。竟把偌大的一份家產。全數的都變賣了。那些家人。各抱着樹倒猢猻散的主意。誰也不來顧念這個窮小主人。大家就跑了個精光。剩下尙應龍一個人。連一日三餐。都漸漸的不給起來。但他却不因爲只個小問題。就去窮愁打算。因爲他心中想着。平素這些戚族中人。都來我家吃。喝穿着慣的。現在俺也不妨到他們家中去。難不成他們要多着俺

一個人吃飯麼。他打定主義。就每天向這些戚族人家去沾擾。起初尚有些人。却不過情面。留他吃個一餐兩頓。後來日子長了。誰都不願意。養這白吃飯的人。等到尚應龍走來。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把個冷冰冰的面孔對付他。在他們的意思。總以爲尚應龍受了他們這樣的冷淡。一定不好意思再跑上門來。從此就免得受他的牽累。那裏曉得尚應龍是個直心的漢子。他那裏懂得這些人情世故。任憑你怎樣冷淡他。他仍舊要走來吃飯。並且他也不懂得。誰是主人。誰是賓客。吃的着的。使用的一切。勿論什麼。他全是自由自主。揀最好的受用。因這一來。誰還肯容耐他呢。有幾家就老實不客氣的。看見尚應龍走來。就把兩扇門。像牢獄般關鎖起來。尚應龍拿手去敲門。他見門敲不開。也就只好走到別家。去敲。知走了好幾家。沒有一家

不是這樣。尙應龍也就心裏明白了。何一。想這不是他們都討厭我嗎。他心中忽然想出一個計策來。從這天起。他也不到這些人家去打擾。一連幾天。這些人見尙應龍不來。大家都非常歡喜。以爲拿這個法子來拒絕他。準可使得他絕跡不來。那裏曉得。尙應龍見沒人供給他的吃飯。他就成天整日。在大街上閒逛着。不論碰着戚族中。或是一班認識的人。倘然被他看見。他也不管青紅皂白。就搶上去。一把拖住說。今天可莫要再關門拒絕我哩。陪着俺酒館去吃一頓吧。凡是被他拖住的。莫想跑脫得身。倘然你要拒絕他呢。他就一翻兩眼。罵道。狗娘養的。你敢不陪我麼。俺先把你的腦袋打扁。俺們再來算帳。說着。就果真抬起拳頭。便要往下打來。這班人一看見他這赤髮藍面。凶如瘟神的樣子。又見他舉着拷佬似的大拳頭要打來。

早就嚇得魂不附體。只得啫啫連聲的答應着。等到了酒館內。尙應龍只管揀上等的酒菜來吃。他也不顧別人的肉痛。一吃就是十吊八千。吃好了他就捺一捺肚皮。說道。對不起。請你會鈔吧。他說罷。就搖擺着腦袋走了出去。這樣一來。衆人可就更外受他的大累。他每天總是在大街小弄等着。不管是誰。只要是熟人。碰着就是晦氣星高照。至少總要三千兩吊交結他。衆人又不能成天整日的不出門。尙應龍等候這班人的地方。又沒有一定的。直弄得這班人避又避不了。趕又趕不開。簡直是走頭無路。這班人就大家聚攏來一商量。就派人來向尙應龍說。大家仍情願請他到家中去供給他。求他不要再拖住向酒館內去。胡吃胡鬧。尙應龍也曉得衆人已經怕他。他就對衆人說道。你們要我到你們家中去。俺倒也很願意。不過俺

却有幾個條件。倘然你們允許我呢。俺也不再胡鬧。要不然俺有的是嘴。難道還怕沒有處吃麼。衆人一齊說道。你有什麼條件。就請說出來吧。只要不十分苛刻。俺們却没有不答應的。尙應龍道。俺的條件也並不苛刻。第一件。就是憑俺高興。要到誰家裏去吃。誰就該供給。我不可故意的推託。第二件。俺愛吃愛使用的東西。俺一說出來。你們都要想法。替我辦到。第三件。就是你們應該舉一個負責的人出來。誰要背約。俺就得向他算帳。叫他照每天酒館中。各人所替俺照鈔的錢。積累起來。一併賠償給俺。俺這三個條件。你們依不依。就請你們自己去商酌吧。衆人聽他說出這三個條件來。未免大家都有難色。要待不答應吧。委實鬧不過他。要待就答應吧。這個通常的受累。也不見得就是便宜。大家對這個問題。委實有些難解決。後

來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名叫賈多謀。他就對衆人說道。這三個條件。萬萬允許不得。假使允許下來。將來的受累無窮。更要懊悔不及哩。并且也沒有這們一個人。敢負這完全責任去答應他。據俺的主張。不如還是拒絕他。這要求吧。衆人聽賈多謀的說話。就都蹙着眉頭。說道。你的說話怕不有理麼。不過我們不答應他。另外却有什麼辦法呢。賈多謀笑道。俺倒有個主張。不曉得你們大衆贊成麼。衆人都着急道。老賈。有什麼好主張。就請說出來吧。俺們還能夠不贊成麼。賈多謀道。俺的主意。就是去和他商量。俺們要求他。把這三個條件取消。打從今天起。俺們每一個人。每天貼給個幾個大錢。這樣幾百戶人家。集攏起來。每天不就是有三兩吊錢嗎。俺們替他去包一家飯店。叫他自己去吃。多剩下的錢。也送給他使用。這樣他準許願意。

而我們平均起來。却又是輕而易舉。這豈不是個兩全其美的計畫麼。衆人聽了都大家撲着手道。好計好計。畢竟老賈多謀。才想得這樣的一個好方法來。這件事。只好拜煩老賈辛苦一趟。去和他商量吧。賈多謀見衆人推戴他。也就得意洋洋的。來和尚應龍說道。老弟所說得三個條件。據俺看來。不見得十分高妙。因爲他們雖然答應下來。豈不是主權仍舊在他們手內麼。俗語說。自有自便。這句話。却真不錯。譬如你今天要想吃肉。明天却又要想吃魚。等到你說出來。他們再去弄。已經要把你肚裏噁蟲餓死。那裏來得及呢。並且還有臨時買不到的時候。那你豈不是常常的作氣動惱。自己太不合算麼。尚應一聽這話。就霍地跳了起來。自己用手在頭皮上很很的敲了兩個暴栗子。說道。不錯不錯。你的話俺真佩服到了十二分。

依你的意思應該叫他們怎樣供養我呢。賈多謀道。這件事體很容易辦到的。俺先問你一聲。你這幾時。在飯店內吃飯。覺得比在家中舒服麼。尙應龍道。那是自然比在家中暢意得多。不過俺常時碰不着他們。沒人會鈔。飯店却不肯欠給我吃。餓一頓兩頓。一天半天。都是常有的事。這可委實有些難熬哩。賈多謀笑道。俺現在却有個法子。可以叫你每天往飯店去吃飯。却又頓頓不落空。又有錢給你使用。你願意麼。尙應龍也笑了起來。說道。這有什麼不願意呢。你就把法子說給俺聽吧。賈多謀這才把衆人每天湊錢給他的事。告訴了他。尙應龍也就答應了。從此尙應龍就由賈多謀每天把錢集來。送給他。他居然過起逍遙自在的日子來了。這樣一來。彰德府遠近的人。差不多沒人不曉得尙應龍三個字的頂頂大名。都佩服他是個



英雄。所以這些人都敬重他。懼怕他。都情願送錢去給他使用。尤其是一般人。看見尙應龍孔武有力。每天學習些拳棒。就造起謠言來。說他本領怎樣高強。功夫怎樣精深。那些慕虛名人的。當然要去趨奉他。就是那些有家業的怕事的人。看見那班流氓。都懼怕尙應龍。大家也就情願每月送他的例規。意思總以爲借着他的牌頭。就不致受流氓的欺侮。差不多彰德一府的人。却把他造成功一個土皇帝的勢力。尙應龍既然這樣安富尊榮。對於一切的土棍流氓。又頤指氣使。自然漸漸的有些作威作福。但是他却有一層好處。就是他對於貧苦的人。或是人家被人欺虐。他最喜去周濟他。扶助他。他的黨羽一多。自然就流品很雜。這班人都仗着尙應龍的勢頭。平昔的時候。除了要檣棒以外。大多數都是些遊手好閒的人。請教他們不

事生產。那有錢使用呢。不消說得。當然他們也要尋些進項。他們的進項。雖然不是公然的去做盜賊。却是來路不很正當的。像開賭場。窩通盜匪。都是他們唯一的營生。久而久之的。這尙應龍的名頭。也不比從前的使人敬重。就是官府方面。也對他注意起來。這一天尙應龍剛打從自己家中走了出來。就見三兩個徒弟。都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奔到了他面前。嚷道。反了反了。俺們這台可坍定了呢。什麼泥教師。土教師。也都欺負起俺們來。他不過仗着在陸頭兒家裏。教他兒子。練幾路拳脚。他也居然到賭博場中來。管起俺們的事來。他說。連師父也要拿送到府裏治罪去呢。尙應龍一聽。就勃然大怒。說道。這姓黎的。俺和他風馬牛不相干。他焉敢來管俺們的閒帳。待俺去問問他。是個什麼道理。說着。就跟着幾個徒弟。跑到賭場。

來。一看姓黎的已然走了。他仔細的一問。才曉得他的幾個徒弟。因賭場輸了。搶人家的銀錢。所以被姓黎的來勸解。不想他幾個徒弟不服。去和人家動手。因此就被姓黎的打傷。尙應龍一腔的怒氣。才漸漸的按捺下去。他就坐在賭場旁邊的一張台子上。借酒破悶。那班徒弟。和些賭博子弟。又呼么喝六的豪賭起來。這時候。忽然走進一個紫面長鬚的和尚。也闖進賭場來。連賭了三場。把各人的銀錢。都被和尚贏去。和尚把銀錢統裝在一個布袋內。拔步就往外走。衆人都嘩噪起來。說和尚不該贏了就走。和尚也不理論。那些人就追上來搶奪。却被和尚三拳兩腳。都打得東滾西跌。尙應龍看得分明。隨即跳起身來。喝道。和尚你往那裏走。快把銀錢放下來吧。和尚哈哈笑道。你要銀錢不難。有本領奪了去。俺就一文不要。全都送了給

你尙應龍本來一腔怒氣。沒有地方發泄。就照定和尙一拳打來。和尙撥轉身來就走。尙應龍拔步就追。尙應龍走得快。和尙也跑得快。尙應龍跑得慢。和尙也走得慢。總約莫離了有十來步遠。總追赶和尙不着。等到尙應龍不追。和尙又立定了脚步。等候着他。尙應龍大怒。就一直的追了下去。

評曰。從來土豪地痞勢力。都由一班愚民造成。觀尙應龍之被衆人推戴。不其信耶。然十人之長。亦必有才德大過人者。况其爽直胸襟。坦廓大度。都矯矯不羣。詎非生有自來。雖精靈下降。亦當食報也歟。

第六回 墜危崖遊戲神通 了孽障懃解脫

却說和尙看見尙應龍不追。便也立定脚步。對着尙應龍笑嘻嘻

的說道。你爲什麼又不追呢。莫非走不動嗎。既然這樣。俺和尚也休息一會。等你養好了氣力。俺和尚再走吧。尙應龍本來是自充好漢慣的。從來不受人家的奚落說話。現在被和尚拿話把他一激。登時怒不可遏。便說道。好和尚。俺不把你的腦袋搥扁。你也不曉得俺的厲害哩。說着。又拔步直往上追。和尚見他追來。轉身便跑。聽憑尙應龍追得怎樣快。和尚總離開他約莫一丈多遠。再也莫想追得上他。直把個尙應龍氣得暴跳如雷。起初那一班徒弟。也有好幾個跟在他後面。後來尙應龍的腳步跑得太快。都把他們走落下去。只剩下尙應龍一個人。直把和尚追出了城外。尙應龍氣喘吁吁的。剛把身子立定。和尚已老早回過頭來說。這樣的追。太吃力吧。倒不如讓你上前。俺和尚跟在你後面。俺走快了。說不定。自己會碰到你的身上。

只消你一伸手。俺準可給你抓住。那時再莫想逃脫哩。尙應龍也不理睬他。脚步一緊。直朝和尙撲了過去。和尙撒腿又跑。尙應龍這時候。恨不得把和尙的心肝腦髓。都挖出來吞吃了下去。就吼了一聲。道。奸和尙。俺不追上你。俺就誓不爲人。和尙也說好。俺要給你追上。俺就誓不再做和尙。他二人又走了一程。看看已經誰開城有十多里。來到一個高崗上面。尙應龍頓覺得眼睛面前一花。再看時。和尙的影踪都不見了。尙應龍暗暗的想道。和尙往那裏逃走了呢。這個高岡上。也沒有人家。就有幾株樹木。也絕不容易藏躲的。難道俺今天碰着了鬼魅麼。自己又想。這是絕不會的。現在一輪紅日。尙沒有落下山去。那有鬼魅能出來顯形呢。他心中好生納悶。就走到前面的一塊大石頭上。坐了下來。本來尙應龍只一心要追拿和尙。自己

却沒有吃飯。這時候早已饑腸轆轆的。餓得肚皮牽筋。正找不着一個地方去弄些吃的來充飢果腹。他用手擦着一個癩肚皮。正想不出一個辦法來。猛然聽得前面一個高崗上。有伐木丁丁的聲音。又聽得有人唱着山歌似的。尙應龍心想。那邊一定是個樵夫。待俺尋找過去。和他商量。弄一餐飯來吃吧。他爬起身來。就往那個高崗上走去。轉了幾個山徑。果然看見一個樵夫。拿着一柄板斧。在那裏斫柴哩。尙應龍走到那個樵夫跟前。對他拱拱手道。樵哥。你家離開這裏相近麼。那樵夫對他看了一眼。便把板斧停住。說道。俺正是這山附近的人。你問俺則甚。尙應龍道。俺是走迷了路的人。不想肚中一時飢餓。想和你商量一頓飯吃。俺有的是錢。吃了自當重重酬謝你的。那樵夫聽了。却呵呵的笑道。原來你是個走迷了路的人。吃頓

把飯倒是一件小事。何必說什麼酬報不酬報呢？但不知你是甚麼地方來的。叫甚麼名字。尙應龍笑道：你問俺嗎？俺也是本城的人。俺的名字說出來。大概沒有人不曉得的。俺就叫做尙應龍。那樵夫故意做出一種驚訝的神態來。說道：俺當是什麼過路的人。原來是你老人家。提起你老人家的名頭。俺們這彰德府地面。還有什麼人不認得呢。平常的時候。請你老人家也請不到。難得天緣湊巧。你老人家到這裏來光顧。莫說一頓兩頓飯。就是每日天。只要你老人家肯來。那就是俺們的大造化哩。尙應龍聽得樵夫這一番恭維的說話。不禁喜笑眉開。那樵夫就把砍下的柴。縛做兩堆。用担挑了。提着板斧。引導着尙應龍。從山崗上走了下去。不一會。果然看見一所茅屋。到了屋邊。那樵夫一轉身。已走進茅屋去。尙應龍剛要舉步跨了進去。



猛然看見柴門邊地上。坐着一個和尚。在那裏打盹。尙應龍心中大喜。原來這和尚不是別人。正是他追趕不見的。那個紫面長鬚的和尚。他心中暗暗說道。這可活該。他現在既然睡着了。我看他還能夠再逃跑嗎。他這才輕手輕腳。走到和尚身後。伸開兩手。把和尚攔腰一把抱住。隨手將和尚往後用力一拔。果然和尚應手便倒。就聽得哎喲一聲。那裏曉得被他抱住的。原來不是什麼和尚。却是一段豎立着的大石頭。這石頭重有好幾百斤。被他這一拔。却巧倒壓在他身上。登時半截身體。被石頭壓住。不能動彈。早痛得他哎喲哎喲的。連聲喊嚷起來。就聽得有人拍着手笑道。這個頑意兒。倒真不錯。老婆討不着。却抱着這個冷冰冰的東西做渾家哩。尙應龍一看。那茅屋樵夫都不見了。和他說話的。正是方才的那個和尚。尙應龍真是

又羞又怒。自己却又被石頭壓住。爬不起身來。他心中分明曉得。這是和尚使的法術。他沒奈何。只得哀求着道。師父。俺曉得你老人家的厲害了。下次再不敢冒犯你老人家。求你老人家慈悲。放了俺罷。和尚又對他說道。你現在可服了俺嗎。尙應龍一疊連聲的應道。服服。要不服。就做你的灰子灰孫。和尚隨即用袖一拂。登時石頭便不見了。尙應龍立起身來。自己朝身上看了看。分毫也沒有損傷。他心中想道。原來這和尚是用的遮眼法術。這有什麼懼怕他呢。他就對和尚罵道。你這賊禿。却弄什麼迷眼法來欺騙我。我安肯輸心拜服與你。說罷。就跳過去。拾起一拳。照和尚打去。和尚更不還手。仍舊撥頭就跑。口中喊道。這可了不得呀。俺和尚今番可上當呢。尙應龍在後面緊緊的追逼着。直追到山頂上。眼面前便見是一條幽深的

澗壑。和尚說不好不好。這條澗壑。要跌落下去。一定是必死無疑的。他這樣說着。果然奔到那個澗邊。脚下一絆。就把個身體直栽下澗去。尚應龍明明白白看見和尚跌落下去。自己就想止住脚步不追。那裏曉得。心要想不走。無奈他的那兩隻腿。分毫不聽他的號令。却只管向前奔去。一直奔到那危崖的幽澗絕壑邊。尚應龍只嚇得魂不附體。口中說道。今番我命休矣。說着。兩脚一落空。身體一沉。就攛跌下去。在尚應龍總以爲這一來。一定是必死無疑。那知到了半山。忽然被幾條藤葛。把身體絆住。悠悠蕩蕩的。挂在半空。却像打鞦韆一般。這時候直把個尚應龍。弄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心想倒是剛才一直跌下這澗壑去。就拚個粉骨碎身。一死倒也罷了。現在豈不是活活的受罪嗎。這樣幽深的絕壑。料想是輕易沒人走來。就是有

人看見也不見得。就有法子將我救上去。說不定要掛個十天八日。簡直要活活把俺餓死。他一邊想着。一邊睜眼朝下望了一望。只見下面其深無比。並且絆住他的那幾條藤葛。被他身子朝上一拗。登時已經有兩根崩斷。直把他嚇得魂靈打從頭頂上直冒了出去。他正在這樣危急萬分的當兒。猛然聽得危崖上有人拍手呵呵大笑。他一看。却又是和尚。立在崖邊。把個頭頸伸得很長的。對他望着哩。尚應龍心想。這真是怪事。俺明明看見和尚跌落下澗壑去。怎麼他倒在上面。難道他竟沒有死嗎。又想這是絕不會的事。或者這是和尚的鬼魂。他心中因爲恨我追他。他才跌死。所以他要來尋我討替的。怪不道俺剛才自己收不住脚。一直跑到崖邊跌下哩。他越想自己越是相信。以爲一定是和尚的鬼魂。分毫都沒有疑惑的。他就提

高着喉嚨喊道。和尚你雖然是死得苦。但這是你自己的不小心。並非俺害死你啊。你現在肯把俺救上崖去。俺請法師來唸幾卷經超度你。你心中願意麼。和尚立在崖邊。搖着頭道。俺也不要什麼法師替俺念經。俺只要你這條性命。來做俺的替代。俺就可以去托世投生。重做一輩子人哩。俺現在也沒有法子。替你。把這藤弄斷。你。一輩子也不會跌死。俺除非去弄幾隻鼯鼠來。把這藤咬斷。不怕你不粉骨碎身。尚應龍一聽這話。曉得和尚一定有這點法力。趕緊又哀哀的求告道。師父饒恕我這一遭罷。千不是。萬不是。都是俺不應該來。和你老人家做對。俗語說。大人不記小人過。總求你老人家慈悲吧。和尚這才嘻嘻的。笑道。現在你真個佩服了嗎。尚應龍道。千真萬真。再不敢和你老人家違拗了。和尚道。俺把你救上崖來。你還要反復。

嗎。尙應龍道。俺再要反復。俺就是個王八。和尙曉得他已經死心塌地。再不敢和自己作對。這才把手一放。霹靂一聲。震得山谷撼應。尙應龍睜眼一看。那裏有什麼危崖絕壑。自己身體却臥在一塊大石旁邊。把兩隻腳還倒擱在石上哩。他這才爬起身來。走到和尙面前。倒身在地。納頭便拜。口稱師父法力無邊。一定是個高僧羅漢。求師父收弟子。做個徒弟吧。和尙就拿手在尙應龍天靈蓋上。連擊三掌。尙應龍一點靈根宿慧。已被和尙打開。登時把前生的事。都記憶起來。和尙一挽他的手。說聲走吧。和尙一縱雲光。把尙應龍帶到天台山桃源洞。每天在洞中。叫他焚香禮拜。念佛修真。就這樣苦苦的修了二十多年。白雲禪師因他的孽根甚重。非得到紅塵擾攘中去。做幾件大功德事。不能脩成正果。又想凡是修正路金仙的人。到了智

慧圓足。自然有六種神通。像尙應龍他當然是不容易求到智慧圓足。那末他的六種神通。又從那裏得來呢。並且他既要去立功行善。沒有神通輔佐他。未免就有許多魔障。許多危險。白雲禪師這樣替他躊躇着想。忽然喜道。除非如此如此。才能夠使得他大功成就呢。他想了。就把尙應龍叫到跟前。對他說道。你現在在洞中修煉了這許多年頭。究竟能得着什麼益處麼。尙應龍跪下答道。弟子蒙師父慈悲。渡脫上山。苦修苦煉。又蒙師父指示大道。已然覺得智慧圓明。諒再加些修煉功夫。一定不難成功正果的。白雲禪師聽他這番說話。不禁哈哈笑道。你自以爲已經能了道了嗎。其實你現在。不過才做了一番煉魔定性的功夫。怎麼就要成功正果呢。尙應龍聽白雲禪師這樣說。隨即俯伏在地道。弟子愚昧。不能了悟。正覺真空。求師

父慈悲切實的指示吧。白雲禪師叫他立起身來。在身旁的一個蒲團上坐下。這才告訴他說道。凡事要修煉正覺天仙的人。第一要根基。第二要智慧。第三要功夫。怎樣是根基呢。就是宿生以來所累積的善業。怎樣是智慧呢。就是本性不昧。能夠曉得去訪求大道。怎樣是功夫呢。就是肯苦修苦煉。能夠始終不懈。譬如建造一座高樓大廈。必先要築得基礎穩固。然後才能夠籌備建設棟宇。然後才能夠磨琢裝修。修道的人也是這樣。立功行善。就是築基礎。訪求大道。就是籌畫建樑棟宇。苦修苦煉。就是磨琢裝修。基礎不堅。則棟宇容易摧崩。善行不立。則正果不能完成。你本來夙生多積惡孽。以致墮落蛇軀。現在雖變人體。然而宿孽尚未掃空。何能望修成正覺哩。尙應龍聽罷。不禁雙眼流下淚來。說道。據師父這樣說法。豈不是弟子竟



沒有成正果的希望麼。白雲禪師笑道。也不是這樣說法。你不聞一句俗語說。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世界上一切衆生。只要是蠢動含靈。沒有一物。沒有佛性。也沒有一物。不能修成正果的。總在乎自己肯努力去做罷咧。尙應龍聽得。這才滿心歡喜。就趕緊又俯伏在地。對白雲禪師說道。既然可以用功夫。能修成正果。應該這功夫怎樣做法。就請師父憐憫。指點弟子吧。白雲禪師點點頭道。正是這樣。我要指點你一條覺路。我剛才不是對你說過的嗎。要修正道。必定先要去立功累行。建築基礎。你現在就應該趁此下山去。普渡救濟一切衆生。等到三千功德圓滿。自然就可以成功大道。尙應龍一骨碌就跳起身來說。我去我去。我現在就立刻下山去。白雲禪師見他這樣性情暴躁。就大怒道。我對你的說話尙未完。怎麼却這樣的

性急鹵莽呢。俺且問你。你下山去。拿什麼能力去做功德。到了遇到了危險的時候。又憑仗着什麼本領。可自己救護呢。到那時候。恐怕你功業不成。自己要先把性命送掉呢。尙應龍被這一問。登時目瞪口呆。半晌答應不出一句話來。白雲禪師這才對他冷笑一聲。說出幾句要緊的話來。

評曰。尙應龍前身本怪也。然而一點真性未滅。孰意輪迴一轉。便涓沒至是哉。始知慧業靈根。一付轉輪。無不迷失殆盡。况其庸碌者耶。本篇文字。亦如獅子搏兔。左旋右舞。極盡全身解數。

第七回 武場貫虱逞奇能 古寺救猿施惻隱

却說白雲禪師對尙應龍冷笑了一聲。說道。老僧早就替你打算過。你一點本領法力都沒有。並且你夙孽太深。處處合該有魔障來。

牽制你。不讓你立功行善。你怎樣能夠功行圓滿呢。我們修正道的人。又都是傳道不傳法。到了智慧圓成。自然有無邊法力。所以老僧也不能先把法傳你。你果然有這決心毅力。去立功行。必定先要學一點法力。幫助你驅逐魔障。老僧雖然不能傳授給你。現在却有一個求法的處在。須得你自己冒險去求。方才有用。不知你有這個膽量去麼。尚應龍道。既然有這個求法的地方。無論怎樣艱難冒險。弟子都肯拚着性命。要去走一趟的。白雲禪師道。你既然肯這樣決心。俺就指點你去吧。這個求法的地方。却在江西湖北的邊界。那裏有一座九宮八卦山。山上有個子午風雷洞。洞中藏着三卷天書。這三卷天書。鎖在三個石匣裏面。有個白猿看守着。這白猿神通廣大。並且劍術利害無比。我現在就是叫你去偷盜這個石匣。能把天書竊

取出來。裏面有無窮法術。可以習學。不過偷盜的時候。須在每天子午二時。又要等候白猿不在洞中。方可進洞去。因爲這洞的門。一日十二個時辰。只有子午兩個時辰。有風雷把洞門震開。其餘的時候。這洞門却是渾然天生成的石壁。再莫想走得進去。那白猿他除却朝參上帝。輕容易是不離開這個洞的。倘然不小心。被他碰見。性命就很危險。進洞的時候。必須要緊閉雙目。要不然風雷一震。就要渾身蠶粉。切記切記。那三個石匣所藏的天書。却分上中下三卷。你須摸着缺角的一個石匣。那裏面全是符錄咒術。其餘的兩個石匣。你不消去取。取來也沒有用處的。現在我再給你一柄防身寶劍。傳授你幾路劍法。倘然不幸。被那白猿看見。你也可以保衛身軀。逃脫性命哩。白雲禪師說罷。就取出一柄水斬蛟龍。陸斷犀象的太乙純鋼。

劍來。遞給尙應龍道。這劍名叫龍虎雌雄劍。共有兩柄。俺現在把這柄給你防身。這劍帶在身邊。就是遇到劍仙的劍光。也還可以抵禦。俺再教你使劍的方法吧。他說罷。把尙應龍領到茅庵外面。將劍的用法解數。都細細的指點了一番。尙應龍在山中。把劍學得純熟。這才辭別白雲禪師。離開桃源洞。出了天台山。一路向安徽省去。如今且說。這九宮八卦山天書的來歷。原來唐朝時代。嶺南的地方。有一個姓劉的節度使。他生有一位公子。一位小姐。都是武藝超羣。那小姐却從小就許配給他母親的內姪。韋中立爲妻。這韋中立却也有一身驚人的本領。也在劉節度使轄下。當一個將領。那天劉節度使到演武場閱兵。就發下一個號令。着大小將領演武。這一班將領當中。武藝最好的第一。就要算這位劉公子。他在演武場中。單槍獨馬。

直殺得那些人仰馬翻。劉公子勒住了馬自己却呵呵大笑道：「誰還是俺的敵手？就請出來和俺比試吧。」他正在洋洋得意，目空一世的當兒，那知一班將領中，却惱了一個人。這人不是別個，正是他那妹夫韋中立。他見劉公子這種旁若無人的驕矜氣態，登時心中憤憤不平。就一馬直躡出來，舉起手中的槍，對劉公子說道：「俺來和你再比較一回吧。」那劉公子一眼看見是他妹夫，要來和他比試，就大怒道：「你有什麼本領，竟敢來送死麼？」韋中立更不打話，舉槍直刺過來。劉公子也舉槍相迎，槍來槍去，戰鬥了有好幾十個回合。韋中立忽然一槍，正刺中劉公子的馬頭。那馬護痛，把前蹄一掀，頃刻把劉公子打從馬背上掀跌下來。劉公子當着大眾，吃了他這一個挫辱，怎肯干休？就重新掉換了一匹馬，跑到場中，對韋中立說道：「你敢和

我比箭麼。原來這劉公子。他射箭在百步以內。有穿楊貫虱的神技。他想要拿射箭來勝韋中立。當下韋中立聽得劉公子要和他比箭。就說很好。我就看你先射吧。倘然你能夠離開百步。對着這場中的大帥字旗上。右邊偏旁的口字當中。連中三箭。俺便不要再射。就算是俺輸給你。好麼。劉公子心中大喜。他以為這事一定十拿九穩。可以勝他的。就是劉節度使心中。也因為兒子被女壻鬪敗。很覺得沒有光輝。也巴不得他兒子射中三箭。好把這面子掙轉過來。大家都有個落場。當下二人都到劉節度使面前。請令比箭。劉節度使就親自跑出演武廳。要看他兒子的射箭。那劉公子飛身跨上馬背。先在場中馳騁了一會。忽地從飛魚袋內。取下雕弓。走獸壺中。拔出羽箭。扭轉身軀。對着那面大紅的帥字旗。颯的一箭射去。這一箭不偏。

不倚果然射在那帥字右邊的上口當中。登時鼓聲如雨點般的响將起來。衆將領看見。不由得都喝了一聲彩。劉公子兜轉馬頭。又在場中往來兜了一個大圈子。才拔出第二枝箭來。只見他輕舒猿臂。颯的又一箭飛射過去。鼓聲一响。連劉節度使。也自己喝起彩來。原來這枝箭。把前射的那枝箭。由帥字口中直頂出去。這枝箭却端端正正的。插在當中。這一班將領。沒有一個不佩服劉公子的神箭。不消說這第三枝箭。當然也是毫不費力。可以啣接上去。那劉公子得意洋洋。又取出那第三枝箭來。弓弦一响。頃刻箭已如飛的出去。這枝箭剛剛將到帥字旗面前。早被韋中立拈弓搭箭。觀定了這枝箭。一箭射去。他這箭不先不後。不偏不倚。正貫在劉公子的那箭幹上。登時兩枝箭成了一個丁字形。由半空中打了一個轉身。直落落地。



來直把個劉公子看得面都氣青紫了。從此一來。那劉公子便把韋中立恨如切骨。一心只想害他。有一天劉節度叫韋中立領兵出去打仗。劉公子却把糧草截住。不去接濟他。韋中立因糧餉空虛。只得催兵速戰。那知却中了敵人的埋伏。幾幾乎弄得全軍覆沒。他吃了敗仗回來。劉公子便在劉節度面前。一進讒言。他說。照韋中立這樣的本領。那裏能夠打敗仗呢。這都是他怠慢軍心。不肯出力。所以却吃了這一陣挫辱。父親若不將他正法。以後人人效尤。還能夠去警戒麼。劉節度一聽這話。登時勃然大怒。就將韋中立推出斬首。那劉節度手下的將領。沒有一個不和韋中立要好。一見劉節度要將他斬首。大家就一齊跪在帳前。替他哀求。劉節度這才把韋中立放下。打了四十軍棍。却把他監禁起來。那劉公子見不曾把韋中立斬首。

心中這口惡氣還沒有出盡。他想放着韋中立不死自己的本領。總要被壓住。除非殺了他。才有出人頭地的一天。這一晚就喚了他一個心腹的家將。名叫余由。叫他帶上鋼刀。當夜進獄把韋中立殺死。那余由本是個擅長飛簷走壁的人。領了劉公子的吩咐。等到三更。更多天。就飛身上屋。直向那監獄來。這時候韋中立渾身鏢拷。正坐着打盹。猛然聽得簷前瓦聲一震。他便驚醒。暗說不好。這一定是個刺客。來行刺我的。話猶未了。那余由已打從屋上飛落下來。手執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照準韋中立劈頭就砍。韋中立只得拿手中鐵拷往上迎。才把這一刀抵擋開去。余由見一刀並不會殺死他。就抽轉刀來。撒開身軀。又是一刀。從韋中立攔腰橫砍過去。韋中立那裏還能躲讓呢。說聲我命休矣。只聽撲通一聲。尸身便往外栽倒。原來

余由的一顆首級。早被人砍落下來。韋中立定神一看。只見他面前立着一個娉娉婷婷的女子。他也不知是什麼人。那女子就拿手中的寶劍。照定鐐銬一斫。立刻斫斷。把韋中立夾在腋下。韋中立鼻中只嗅得一陣蘭麝香氣。耳邊只聽得呼呼的風响。覺得那女子捷如鷹隼似的。不多一刻工夫。到了一個所在。他將韋中立放了下來。韋中立就拜問他的姓名。那女子他對韋中立。嫣然微笑的說道。你不認得我嗎。劉節度就是俺父親。劉公子就是俺哥哥。我就叫劉綺霞。韋中立一聽。才曉得就是他的未婚妻。趕緊又對他稱謝說道。既然蒙表妹將我救了性命。現在教俺走向什麼地方去安身呢。劉綺霞道。你現在是萬萬不能回轉去的。就是俺的父親不殺你。俺哥哥一定仍然要算計害死你的。這次這個進獄殺你的刺客。就是俺哥哥。

差派他去的。俺本來也不曉得這件事。是俺師父聶隱娘來對我說。叫俺來救你的。俺師父說。叫你一直向長安去。自然有絕大的遭際。現在俺已經對你說明。你就此動身去吧。說着。又在身旁。取出一包黃金來。送給他做沿路的川資。韋中立接過來。收藏好了。又對劉綺霞道。妹妹。現在叫我往長安去。難道妹妹就一個人回轉去嗎。劉綺霞笑道。那是自然。俺不回去。難道還跟着你一道去嗎。韋中立不覺流下淚來道。承妹妹救我性命。不知何時。才能夠報答大德。現在頃刻就要和妹妹分離。叫俺心中怎樣放捨得下呢。劉綺霞怒道。你這人却怎地撒賴。豈不曉得。人生聚散。是有一定。俺和你在一處的時候。還遠呢。你倘然只管戀戀。學那兒女的情態。豈不要白担誤你的前途大事業麼。說罷。早把袖一拂。頃刻就連影踪也不見了。韋中立

只得嗟歎了一會。暗暗說道。我往常不相信劍俠。以爲世界上絕不會有這等人。現在我這表妹。他不說。聶隱娘是他的師父麼。他這來無影去無蹤的本領。不是劍俠又是甚等人呢。他呆立了一會。只得自己動身。離開嶺南。一路往長安來。他在路上。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那一天。走岔了路。走到一個高山曠嶺。四無人跡的地方。來到一個古寺破廟中。這破廟已大半傾圮。只有大殿旁邊。半邊的走廊。還能夠略蔽風日。韋中立就想到走廊下休憩片時。他剛剛舉步要走向過去。忽然耳後聽得有極宏大的聲音。叫喚着道。韋中立。快快救我吧。韋中立陡然吃了一驚。回頭一看。並沒見有個人影子。他心中想道。這事奇了。這是誰人叫喚我哩。他自己還不相信。總以爲是自己的聽覺。一時錯亂。這個荒山破廟中。那來的人叫喚呢。隨即撥轉頭。

來。剛走了兩步。又聽得叫道。韋中立。你難道不肯救我嗎。韋中立又回過頭來。四面去尋找。仍舊沒尋出一點影踪來。心想這真晦氣。豈非俺的時運不濟。白天却受鬼的戲弄麼。他就大着膽子。吆喝一聲。道。這廟內有什麼鬼怪精靈。藏身在甚麼地方。不要這樣白晝嚇人。俺韋中立是從來不怕邪鬼妖精的。他這樣一吆喝。就聽得那很宏大的聲音答道。俺不是什麼妖精。俺被這鐘扣着。求你來放我出來吧。韋中立方才聽出。這聲音是打從大殿的地上。伏着的一口大鐘內响出來的。他只得跑到那口大鐘面前。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被扣在這鐘裏面。那裏會曉得俺的名字。却叫俺來救你呢。那大鐘內又答應着道。俺也不是個人。也並不是個妖魅。俺是上古修煉的猿公。因觸犯天條。被九天玄女鎖在這個大鐘裏面的。玄女他

對俺說。等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有個名叫韋中立的。走這地方經過。叫他放你出來吧。俺在這裏。經過了百十個年頭。有土地山神。每天送東西給我吃。因此却不會餓死。好容易盼得今日。果然遇着你老人家來了。干乞你救我一救吧。韋中立道。要俺救倒很容易。不過像這樣的一個大鐘。俺雖然也有些本領。但是怎樣能夠揭得起。放你出來呢。那鍾內又說道。這個一些兒也不難。你不看見這鐘上貼有一道靈符嗎。只須你把這靈符揭取下來。俺便可以脫身。這口大鐘。却不需你移動他分毫的。韋中立一聽這話。果然低着頭。在鐘上尋找了一會。却尋出幾個硃書的篆文蚪蚪字來。已然被銅青鐵銹。剝蝕得模模糊糊。看不大清楚。韋中立看罷。就說道。這幾個篆文蚪蚪。現在却已經和銅鐵薄成。叫我拿什麼方法揭取得下呢。那猿公

說道。這個却很容易。請你去尋找一塊有稜角的碎石。拿來在這鐘上。把硃書的字跡磨光。俺就會出來的。韋中立果然就去尋找了一塊碎石。拿來在鐘上。竭力磨擦了一會。那字跡便完全磨去。他便對着鐘內說道。我已經替你把字跡括去。你出來吧。那鐘內也答應着道。既然這樣。請你就快點走開吧。要不然恐怕要傷害了你哩。韋中立撥轉身就走。只聽得天崩地塌一聲。登時就有一件驚人的岔事。評曰。扁鵲善醫。乃遭人賊害。所謂象以齒焚身。詎不信歟。使韋中立不自炫己長。劉公子又烏得而嫉之而殺之哉。雖然。士之出處。正如錐處囊中。終須脫穎而去。使韋中立之得遇猿公。詎又非彼蒼蒼者。雖磨折之。而實成就之者乎。

第八回 蓄異謀居心叵測 誑道術大肚包容



却說韋中立聽得猿公叫他走開。急忙出了那個破寺。約莫離開有半里多路。就聽得腦後天崩地塌也似的一聲响。他回轉頭來看時。但見白霧漫空。飛磚舞石。眼見得那個破廟。已震成個瓦礫之場。他正在驚疑不定的當兒。忽然從半空中。落下一隻大白猿來。跪在他面前拜了幾拜。頃刻就不見了。韋中立他也不曉得。放了這隻白猿。究竟是禍是福。只得尋覓山徑。一路往長安而來。可是他在長安地方。一連住了幾個月。却沒有一個熟人。莫說功名富貴沒有希望。就連三餐糊口。也都難繼續支持下去。他只得權且借一個小小古廟棲身。這天晚上。月明如晝。韋中立正一人獨坐發愁。驟覺得半天起了一陣怪風。風過處。便見一個白衣秀士。推開他的房門。走了進來。韋中立心下尋思。這所古廟輕容易也不見有人走過。何況這樣

更深夜靜。沒的到會有人尋來看我麼。他一邊想着。一邊站起身來問道。不知尊駕何人。這時候枉顧。有何見教呢。那白衣秀士對他說道。俺非別人。就是當日被囚的猿公。感蒙救拔。特地到這裏來。拜酬大德的。說着就從袖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石匣。遞給韋中立道。這裏面是三卷天書。是俺從紫府携來。你可仔細的閱看。不拘歡喜學習。那一卷。務必於今晚。儘一夜的工夫。把他抄錄下來。到天明俺即須要來取去的。千萬不可遲誤。最要緊。韋中立剛把石匣接了過來。那白衣秀士便早不知去向。韋中立在燈前。把那石匣打開。先把第一卷揭開細看。見上面所記載的。都是像論語孝經一類的書句。韋中立見沒有意思。便不再去看。他再打開下卷看時。見又是些蝌蚪符籙。也不知有什麼用處。也就把他擱置在一邊。及至看到第二卷

時。韋中立見裏面所載的。盡是六韜三略的機謀。佈陣安營的策略。韋中立不禁心中大喜。暗暗地想道。把這卷天書來學習會了。豈不是就可以唾手將帥。橫行中原麼。他當夜就在燈下。把這卷天書。完完全全的抄寫下來。他剛剛寫完。那個白衣秀士。已不知在什麼時候。走進了他的房中。把石匣和三卷天書。都取了去。就對韋中立說道。這上卷天書。可以佐帝王治國平天下。立不世的基業。可惜你却沒有福分受用。下卷可以驅神役鬼。位證真人。你也沒有這緣法去習學。現在你却僅僅得着這第二卷。學成也不過成功一代名將。這豈不是大大的可惜麼。但是你好用心習學。論你的福分。一定能夠赫赫顯顯的做一個藩鎮。你的前途。自己去小心料理吧。那白猿說罷。化作一陣清風走了。韋中立自從得了這三卷天書。就不分晷

夜的攻習起來。把天書內一切的妙用神機。都揣摩得滾瓜爛熟。他便投到一個藩鎮處。充當了一名副將。後來唐室天下大亂。他也升到一个節度使。雄據一方。那嶺南自從劉節度使死後。就是他的兒子替代。做了一方的藩鎮。他見韋中立聲勢赫赫。恐怕他來吞併。也就把妹妹劉綺霞送了過去。和韋中立從新和好起來。這些話都和本書沒有多大的關係。現在姑且不必去敘述他。再說那個猿公。他自從把天書送給韋中立抄錄了一遍。他仍就把三卷天書。裝在一個石匣中。携了石匣。他却不去送還紫府。他想拿這三卷天書。多傳授幾個有福分有緣法的人。或是做一番救世安民的事業。或是成功幾個了道全真的上仙。自己也就可以有一番功德。也就可以免去這盜窃天書的罪名。也就一縱雲光。直向九州四海。三山五嶽去。

訪求有緣法的人。後來他把上卷天書傳把宋朝的一個開國宰相。名叫趙普。那趙普他嘗對宋太祖說。臣只須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平天下。哈哈。他那裏是拿半部論語治天下呢。這不過是他恐怕被人曉得他得着天書。故意造出這說話來欺騙人罷咧。那下卷天書。猿公却訪求不着一個人去傳授他。因為能夠傳授下卷天書的人。第一要有德行。第二要有恆心。第三要守信約。第四要不貪財愛色。請教要這樣四件齊備的人。真是千萬人當中。也難揀擇一個。任你走遍天涯。却從何處尋找呢。那猿公化身做白衣秀士。就在紅塵混跡。訪求有緣法的人。也不知歷了多少年數。走了多少地方。那一天。猿公到了福建泉州府地方。離開泉州府。有一個村落。名叫地王村。怎麼叫地王村呢。因為這村的風水很好。據會看風水的說過。這村地

形圓式。環村左右有兩條大溪。溪水交盡。有兩個大叉口。叉口恰巧面對面的相隔不遠。那溪水因受着山泉瀑布。由上面衝滾下來。所以溪水一直冲到叉口。水勢奔流激盪得十分厲害。因為有這個形勢。風水家就附會着說。這水是兩條真龍。這個村莊却是一粒明珠。有這樣雙龍搶珠好風水的地方。將來一定要出帝王天子的。就此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就把這村改叫做帝王村。後來却恐怕王帝二字。觸犯着皇帝的忌諱。地方官府要呈奏上去。難免要遭大禍。就把帝王的帝字。改叫做地字。這樣一來。雖然音同。而字却各別。那帝王的名號。却無形中永遠的沿襲下去。說也奇怪。這個村莊上的人民。大多數是強悍性成。遠近各村沒有不畏服他們的。他們居然受各村的擁戴。真和做鄉天子。土皇帝差不多哩。到了明朝的時候。這地

王村上有一家大財主。這人姓劉。名叫福通。本人却也中式過一名秀才。不過他爲人極其狡黠。每每利用這班鄉愚。做他的爪牙鷹犬。又喜歡好行小惠。所以鄉民又都稱他做劉善人。這劉善人既然是富甲一鄉。又見鄉民這樣愛戴他。他就潛蓄異謀。存心不軌起來。他想不如趁此時機。一面收買人心。一面招納亡命。將來說不定有天子的福分哩。何況這帝王村的風水。早晚必定要出一個皇帝。地靈人傑。或者俺就是個應運而生的真命帝主哩。劉福通既存着這種思想。當然他的野心也一日勝過一日。這年恰好泉州一府災荒。人民都嗷嗷待斃。泉州府知府。就把這災情奏報到京。這時候朝中正用着一班奸佞當國。每天只引着天子沉湎酒色。迷戀笙謳。那有工夫管這些閒帳呢。泉州知府見累次奏本。都不曾奉到京中賑濟的

御旨當然也沒有辦法只好聽這些小百姓流離餓殍展轉溝壑。劉福通既然遇着這種時機。那裏肯不去利用呢。他就一面開倉賑濟。一面密派心腹。到各地方去收買米麥糧食。運到泉州來賑濟這班窮民。這樣一來那泉州一府的災民。都感激這個劉員外。像重生父母一般。劉善人的名頭。更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那猿公打從到泉州。就聽得衆口哄傳。什麼劉善人長。劉善人短的。街市上講得沸沸騰騰。茶寮酒肆沒有人不談論這賑濟災民的一件事體。猿公聽得不覺就心裏一動。暗想果然是這樣。這劉福通。豈不是一個大有德行的。人麼。或者他有緣法。受我這卷天書。這件事倒不要當面錯過呢。他想罷。就搖身一變。變做一個乞丐的模樣。一直往地王村來。他到了村上。仔細一看。只見山環水繞。峻秀鍾靈。暗想。果然這裏的風



水好。無怪要產生有大造化的人哩。他問明了劉員外住址。就走了過去。那劉家既然是這一村的首富。當然宅屋華美。廣廈連雲。猿公來到劉家門口。就朝門檻上坐下。只見幾個管家走出來。吆喝着道：「你這乞丐站遠些。這裏大門前。有你的坐處嗎？」猿公只不理睬。那些家人又吆喝着道：「你這化子。難道是個聾子麼？我們和你說話。爲什麼一些都不聽得呢？你要討飯。俺們就盛給你一碗飯。你老坐在這裏不動。難道要討沒趣麼？」猿公一聽這話。就哈哈的笑道：「俺倒不是個聾子。可惜你們都是些瞎子。不認得人。看我這模樣。像討飯的麼？你們快去。喚你主人出來。叫他迎我進去。我或者還肯答應他。受他的供養呢。那些家人大怒道：「滾你娘的蛋吧。這般嘴面。還要自尊自大。要我們主人迎接。夢可沒做醒呢。說着。就見一個家人。如狼似

虎的走了過來。用兩隻手對准他屁股一托。想把他擡翻出去。那知他用盡全身的氣力。却像蜻蜓撼石柱一般。分毫都沒有移動。其餘的幾個家人。都一湧上前。舉起粗大的拳頭。向他身上。如雨點般的直往下落。猿公却毫不理睬他們。一任他們搥打。衆人搥得手臂痠軟。再看看那乞丐。倒反呼呼的睡着了。衆人沒法。只得去報知員外。說道。啟稟員外。門前來了一個強討硬化的乞丐。請員外去發落他吧。劉福通大怒道。你們都是些飯桶麼。個把乞丐給他點錢鈔就行。也值得來通報嗎。那班家人。被劉福通一罵。都哭喪着臉兒道。我們原都是給他點飯或錢鈔。叫他走。那知他不肯答應。指名要員外去迎接他哩。我們攆又攆他不開。推又推他不動。像會什麼邪術似的。我們沒法。只得通報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有什麼法子。快點去驅逐。

他走開吧。劉福通一聽這話，就登時跳了起來，說道：「好東西，他敢到我門前來放肆麼？待俺去看看，究竟是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且把他捆縛起來打一頓，看他還敢這樣的猖獗麼。」他說罷，正要想叫人去傳一班家丁來，預備去和這乞丐作對，忽然心中又動了一動，說：「尋常的乞丐，他焉敢到我這門上來肆賴？或者這到是一個有本領的人，特地來試我的，也未可知。並且家人們說他會什麼邪術，這一定不是個普通乞丐。俺且去見他一見，如果他真有本領，俺何不把他請到家中來供養，也可教他傳授些能爲呢。」他一邊想着，一邊就跟隨家人走了出來。剛才走到大門口，那些家人又吆喝一聲道：「該死的乞丐，我們員外出來了，你還敢放肆麼？」那乞丐撥轉頭來看時，果見一個人，生得相貌魁梧，精神滿足，由裏面走了出來，向他

問道。你這乞丐。要錢要飯都行。爲什麼到門前來取鬧呢。那乞丐就對劉福通道。你就是劉員外麼。好好好。你名稱善人。却專門支派這家將和窮人作對。並且動手就打人。不是俺生得骨頭結實。老早就要被打成殘廢呢。劉福通一邊聽他說話。一邊留神細看。見那乞丐。雖然衣服襤褸。却是骨格異常。就趕緊說道。這是家人們無知。多有冒犯。望你切勿計較吧。你現在既然教我出來。又有什麼話說呢。那乞丐對着他。一翻兩眼。說道。你還要問我麼。我到這裏來。應該怎樣供給。難道都要我一件一件的說出來麼。他統以爲這樣一來。劉福通定然動怒的。那裏曉得劉福通聽他這樣說話。更外相信他是一個奇人。不但分毫不動怒。並且滿面堆笑的。向他拱拱手說道。是你的說話。一些不差。既然是你肯不遠千里到這裏來。我豈有不

應該迎養供奉的道理。說着。又深深地打了一拱。說。你老人家。就請進來吧。那乞丐這才抖抖衣衫。站起身來。對那班家人說道。你看你們主人。這像恭維我。你們這班東西。不是有眼無珠嗎。那班家人都弄得莫名其妙。大家面面相覷。却不曉得主人。爲什麼對於這乞丐。要這樣的優禮相待。現在却被這乞丐大模大樣。裝起這樣大的排場來。不說衆家人們心中不服。單說劉福通把那乞丐一直引到正廳上落坐。便請問他的姓名。那乞丐道。俺姓袁。單名一個公字。因曉得員外是這裏的一個大善人。肯做好事。所以特地來。受你供養的。劉福通心想。這到不錯。乞丐都要來受我的供養。俺豈不要預備廣廈千間。來替他們覆庇麼。心裏雖然這樣的想。嘴邊却不肯露出不情願的話來。便道。既然這樣。就請你老人家。在我這裏住着吧。從此

這乞丐就在劉福通家中住了下來。在猿公的心裏。是要察看劉福通的一舉一動。是不是一個有德行的人。在劉福通也時常暗暗的叫人伺察這乞丐的行徑。是不是有本領有法術的人。他們兩方面都各用心機。猿公住了有一兩個月。劉福通行徑已經被他大概看出。果然是一個慈善的君子。一邊也有人告訴劉福通。說這乞丐的行踪詭秘。時常重門鎖鑰的。他也會進出無礙。劉福通因此曉得這乞丐一定不是個凡人。所以供養得加倍誠敬。有一天劉福通跑到一個靜室內。向那乞丐拜求道術。那乞丐搖搖頭道。我是個凡夫俗子。那有什麼道術來傳授你呢。劉福通一味的苦苦哀求。那乞丐便着惱起來。拿手把他一推。劉福通便一交跌了個四脚朝天。心中雖然着實的惱怒。但他轉念一想。或者這乞丐是有意試他的。倘然自

己要一動怒。這道術便永遠沒有傳授的希望。他想到這裏。不但不敢露出一毫的怒色。却反笑嘻嘻的爬了起來。說道。這是我自己的不好。不該向你老人家胡纏。却惹得你老人家動起火來。他這們說着。再一看那乞丐。倒坐着呼呼的酣睡着了。劉福通沒法。只得自己走開。打從這次起。劉福通三番五次的。要向那乞丐學習道術。都被那乞丐拒絕。可是那乞丐愈是拒絕。劉福通愈是心堅。又派了許多的人。在暗中步步跟蹤。偷看那乞丐的舉止行動。後來却被他察看出來。曉得這乞丐。每晚到了三更多天。就化成一道白光。由窗口飛了出去。到四更多天才回來。劉福通一聽這個消息。心中大喜。他就等到三更多天。偷偷摸摸的。向那乞丐睡的一間靜室中來。把身體隱在暗處。屏聲靜氣的等候着。果然歇不多時。室內就飛起一道白

光離了窗口冲天而去。劉福通曉得那乞丐已不在室中。他就偷進室內。把門仍關鎖起來。就把身體向乞丐的一張床底下鑽了進去。等候他回來時撞破他。然後再向他拜求道術。自然沒話再來推却。他這種心思自然是極精細不過的了。果然等到四更天以外的辰光。就見白光一閃。照得室中內外通明。門窗都完全自己開闢。登時跳進一隻火眼金睛。渾身霜雪似的一隻大白猿來。劉福通不禁呀的一聲。便嚇暈了過去。

評曰。猿動物之最靈異者也。况修仙了道。位證上真之神猿乎。然其機巧。終不逮人者何也。豈非人心譎詐百出。雖神仙且有時受其盜弄乎。彼劉福通。雖以險詐而得盜竊道術。但不旋踵而毀家滅身。諺云。不誠必有天殃。然則險詐。正所以速其禍。而弄巧又適



所以成其拙也。智巧云乎哉。

第九回 倡邪教羣瞻馬首 獵艷色獨逐蛾眉

却說劉福通一見白猿跳了進來。不由呀的一聲嚇暈了過去。停了半晌時候。才漸漸甦醒。這時候天光已經大亮。他把顆頭由床底探出來。聽了聽沒有半點聲息。他才慢慢地爬了出來。只見那個乞丐還屈膝盤足的坐在床上。似乎已經曉得他出來似的。就聽得那乞丐喊着他的名字說道。劉福通你走過來。俺把道術傳給你吧。劉福通這時候。已嚇得渾身抖戰。聽得他叫喚。又不敢不走了過去。只得向床前撲通一聲跪倒在地。連連的叩頭說道。求師父念弟子的一片苦心。慈悲慈悲吧。那乞丐笑道。俺都曉得了。既然俺的真形來歷。已被你識破。這裏斷然不能久住。我看你是個有德行有造化。

的人。又這樣真心問道。俺焉肯不傳給你道術呢。但是在這個地方。人多口衆。恐怕要漏泄天機。你果然一心要學道術。必須明日五更天黎明的時候。携帶着紙墨硯筆。在南面荒山脚下等候我。切記不可失信。要緊要緊。劉福通聽了這話。當然歡喜不盡。就又叩了幾個頭。別了乞丐。回到自己的臥室去。當夜就一早收拾睡下。等到天色將明。他悄悄的爬起身來。携帶了紙墨筆硯。人不知鬼不覺的。打從後門溜了出來。一口氣趕到那南面的荒山脚下。誰知那個乞丐。已老早的盤膝屈足坐在那裏。看見劉福通走來。就怒叱道。誰教你到這時候才來。這樣懈惰。焉能傳給你道術呢。明天須一早就來。早些到半山上。一棵禿樹下等候我。不許你再延宕遲誤。劉福通聽着。不敢和他爭辨。只得喏喏連聲的。捧着一肚皮悶氣。回轉到家中去。到

了明天。天光還沒有放曙。劉福通已經起身。一直奔到那個半山當中。果見有一個禿樹。心想這回他可沒得話再說了吧。及至走到禿樹面前一看。那知乞丐又已經坐在那樹腳根下。一見他走來。就對他搖搖首道。不行不行。今天又來遲了。道術仍舊不能傳授給你的。這一來幾幾把個劉福通。氣得跳了起來。恨不得走過去。抓住那乞丐一頓毒打。才能出這股惡氣。但他心中。總因為要得這道術。只得又重新按捺下來。就走上前跪下說道。弟子謹遵師父的吩咐。清早就趕來。這時候天光剛才放曙。怎麼師父又責備弟子遲到呢。那乞丐僅管搖着首道。不行不行。我教你先到這裏來等候我。却弄得仍舊是我先來。可見得是你的不誠心。你明早再來。到這山頂上石洞邊等我。切不可再遲到的。倘然再錯過這機會。就休想傳授我的道

術。劉福通無可奈何。只得沒精打彩的躡回家去。這一曉劉福通一夜沒有睡覺。在三更多天。就走到那個山頂上去。果然那山頂上有個石洞。劉福通就在洞邊一塊大石頭上。坐了下來。心想我坐在這裏等候他。總不會再受他的責備吧。果然歇不多時。平空起了一陣怪風。風過後那乞丐已從山頂上降落下來。劉福通一蹶屁股。就跳了起來。上前迎着跪拜道。弟子在這裏等候師父。望師父憐憫。傳授給弟子的道術吧。那乞丐這才坐了下來。就對他說道。你果然是誠心學道的人。現在我不得不傳你的道術。說罷。就把他領進那個石洞。那乞丐把口一張。吐出一粒赤珠。其紅如火。照得石洞中耀目通明。又取出那卷天書來。遞給劉福通說。這一卷乃是紫府秘藏的玉冊天書。學習會了。能穀驅使鬼神。移山倒海。好好的用心修煉。拿

來助補你。做一番大功德的事業。將來可以位列上仙。俺藏着這卷天書。已經過好幾百年。因為沒有遇着有根基有德行有緣法的人。所以不敢妄傳。現在既然遇着你。傳授給你。乃是一種大大的緣法。你將來煉習會了。第一不可妄傳別人。第二不可起私毫的邪念。倘然違背了我的說話。不但你自己要受天誅。就連俺也逃不了上天的譴責。你切切的牢記了吧。原來這壞公。在劉福通家中。居住了好幾個月。他細細察看劉福通。一切的外貌舉止。的確是一個君子正人。所以就毅然想把道術傳授給他。但又恐怕他沒有堅決的毅力。沒有肯吃苦的恒心。就想出種種的方法來挫折他。試驗他。他見劉福通分毫不畏艱難。始終沒有懈怠。這才把他引到這個山洞來。把天書傳授給他。當下劉福通聽得乞丐吩咐他的一番說話。他自然

是滿口答應。那乞丐又叫他跪着。立了誓願。這才把天書打開。叫他在石洞中騰錄下來。又把符籙及蝌蚪文。一一的教授他。劉福通頓覺心地穎悟。就回那乞丐拜謝過。把天書藏好。一齊出了石洞。那乞丐又對他說道。你現在趕緊的回家去吧。俺也就此和你分別。回歸洞府。從此再不腳踏紅塵。你倘然到了功行圓滿。俺自然會來攜帶你。同去朝參玉闕的。至於功夫遲速。須要看你自己的修煉。我也不能預先替你打算的。劉福通又跪了下來。說。師父傳授弟子的大德。弟子尚沒有分毫補報。現在頃刻就要分離。却叫弟子心中。如何放捨得下呢。那乞丐笑道。你補報我嗎。這到不必。只要你存心正大。多做些有德行的事業。比較報答我。要勝過十倍哩。說罷。就聽得長嘯一聲。那乞丐化成一隻極大的白猿。冲天而去。那劉福通呆呆的立

了一會。暗想我師父只是個多年的獼猴，却有這樣神通。俺只消用心來修煉。自然不愁煉不成功。有了道術。自然就可以無敵於天下。就是要做皇帝。也不見得是一件難事呢。他想罷。說不出心中的快樂。就袖着天書。回到自己家中來。他恐怕這天書被人看見。大家要想習學。就在家中。另外闢了一間淨室。不但親近的人。不放進來。就連貓畜鷄犬。都要趕個淨絕。自己好專心一致的用力。他每天除了三餐一宿。可以離開淨室。以外天大的事體。他都不管。都不走開淨室一步。他這樣虔誠的用功。不到半個年頭。已把各種的道術。鍊得純熟。他既然有了道術。自然一切的舉動。總和人家有些不同。久而久之。他的行徑。都被人家看出。因此大家。就造起謠言來。說這劉福通。是天降的聖人。法力無邊。要來保佑這泉州的一帶百姓的。這謠

言一傳開去。無論遠近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相信。劉福通就趁此時機。格外收服人心。凡是有極貧苦的人來投奔他。他都肯周濟。恰巧這一年。泉州一府。又盛行瘟疫。人民死亡不可勝數。劉福通就派手下的一班人。去到各地方。施散符水。禳解疫氣。不論極重的疫症。只消服了符水。無不立刻奏效。這些人簡直把劉福通看做當代的一個神仙。甚有替他砌造廟宇。建設生祠。日日燒香膜拜的。劉福通曉得人民心理。對他的信仰已達極點。他想不趁這時候舉大事。豈不是機會白白錯過的嗎。但是要舉大事。必先要有個大規模組織。然後人心才能殼一致團聚呢。他於是就想出一個八卦教的組織來。怎樣叫八卦教組織呢。就是目的在廣收徒衆。這些徒衆。分配開來。又要有一種秩序。他組織的方法。是照八卦的方式來分配。整理教



主一人有完全指揮統率一切的能力。教主下設大護師二人。又設小護師四人。每一個小護師管領八個頭領。每一個頭領管領六十四隊。每隊管領三百八十四人。假使徒衆再多起來。又可編制擴充。由每隊隊長以下。再設八個隊管領。每個隊管領再分六十四小隊。每小隊再擴充三百八十四人。他這種編制。可謂腦筋極其單簡。純粹從太極生兩儀。兩儀判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變爲六十四卦。衍爲三百八十四爻。脫胎變化出來的。他的宣傳方法。就是到各地方。廣建廟宇。哄騙愚民。燒香入教。據他們的宣傳說。凡是信仰入教的人。不但可免各種疾病災難。並且可以修福延年。那些愚民。本來沒有智識的。素來都信仰劉福通是個活神仙。能夠救護他們。豈有不願入教的呢。入教的手續。又極簡單。只須每月每人納銀一錢。或是

納米三升。納布一疋。都可以做入教教費。入教時。須要對着八卦旗宣誓。以後一切。都要聽從教主的指揮。宣誓完畢。就由教中頒布黃綢八卦旗一方。佩在身邊。就可以避免一切的災難。他們這教愈傳愈廣。信教的人也愈變愈多。不上一年功夫。差不多福建一省地方。都蔓延開來。可是這劉福通。雖然徒衆這樣多。勢力這樣大。但他還不敢就公然造反。因爲他曉得這些徒衆。都沒有經過訓練。沒有習過武藝。萬不能去攻城打仗的。因此他就一方面自己教授這班護師隊領的妖法。一方面羅致會武藝的人。來教授這些徒衆的本領。又散播出謠言去。說這是天賜的神拳。傳授他們保護身體的。這班愚民。不論老幼。都信以爲真。大家爭先恐後的去學習。劉福通看見勢力已經成功。就舉兵造反起來。自稱兵馬天師都元帥。先攻破了

泉州府城。各地方的徒衆爭先響應。不到一個月功夫。已把福建一省全都佔據下來。等到朝廷派官兵來剿滅。他們羽翼已成。那裏能夠一時就剿滅呢。那劉福通居然在福建稱王道帝起來。那劉福通他自從稱做皇帝以後。就不比從前的時候。專一做好人了。到處姦淫焚虐。無惡不作。尤其是酷愛美色。凡是民間有姿色的女子。都被他採選入宮。恣意的淫樂。到了這時候。人家才曉得他從前的一切做好人。却是假面具。但是現在已經入了他的範圍。那裏由得你不服從呢。這一天劉福通打從福州省城出來。帶了一隊將領。到虎尾山一帶去射獵。他看見山上也有一隊女兵。在那裏較射。爲首的一員女將。騎着一匹桃花駿馬。生得鳳目蛾眉。櫻唇貝齒。身穿粉紅衫褲。腰懸寶劍。手挽雕弓。果然是千般嬌麗。萬種風流。要算在劉福通

眼中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第一個美人兒。那劉福通一眼看見。登時魂魄都被他勾攝了過去。就一聲號令。叫那些將領一齊圍攏上去。意思想把這天仙般的美人兒。搶回宮去快樂。那知這班將領。朝上一圍。那女將率領着那一隊女兵。早如風馳電掣的走去。那班將領那裏追趕得着。劉福通見衆人都追不上。他就自己一作法。登時坐下的那匹馬。就四脚騰空的趕去。轉了幾個山坳。見那女將離開他。沒有半里路遠近。他雖然曉得自己的人一個也跟不上來。但是他仗着自己的法術。單身獨馬的緊隨那女子馬後。直往前追。也不知道追下了多少路程。那女子忽然勒住馬不走了。等到劉福通趕到面前。他就對着他流波送盼的說道。你這人爲什麼苦苦的追我。啊。劉福通也把馬落在平地。哈哈的笑道。你問我嗎。老實對你說一

句吧。因爲你的容貌生得太美麗。所以連我的魂靈被你勾引得來。我這身體還能夠自主嗎。那女子聽他這樣說話。不由的舉起粉紅衫袖。掩住了櫻唇。嫣然微笑的說道。你真個愛我嗎。你也不先去打聽一下子。俺是宦家（註）的閨閣千金。你有什麼家世。夠得上和我配偶呢。劉福通一聽他說這話。心想這女子却這樣自矜身分。什麼千金不千金。難不成和皇帝配匹。還嫌辱沒了麼。就對他說道。原來你是一個官宦千金。據你的意思。怎樣的人才夠得上和你匹配呢。那女子面孔微微的紅了一紅。說道。俺說出來。你莫作惱。俺除却當今第一個人來向我求婚。我才肯應許他哩。俺勸你趁早回去。莫生這妄想心吧。劉福通一聽這話。不由的又哈哈大笑道。既然這樣。你就猜一猜。俺是甚等人物呢。那女子又重新對他睨了一眼。說道。俺看你

這樣裝束打扮。說出來你可莫動氣啊。大概也不過是一個綠林好漢。山寨大王罷咧。劉福通一聽這話。直氣得面上顏色改變。本待就要發作。後來自己又轉念一想。他畢竟是個女流。有什麼眼力見識。俺何必同他一般氣量呢。就捺住了一腔怒氣。說道。你莫要認錯人哩。俺現在老實說給你聽罷。俺就是當今的皇帝。俺叫劉福通。俺這個資格。大概配得過的吧。那女子一聽。點了點頭。果然是配得過的大概。俺們一定是天定的良緣。所以才這樣的巧遇。說着。把手對劉福通招了一招。劉福通就糊糊塗塗。騎在馬上。只管跟着他。向亂峯叢谷中走去。

評曰。劉福通以邪教惑民。蚩蚩者氓。遂不覺墮其術中。當夫南面稱尊。作一世之雄。與篝火狐鳴。亦何足異。正不得以是非成敗論。

之。然一代之君。必有恢宏之氣。宇度量。豈驕奢淫侈者。所可竊據天位哉。深山較獵。邂逅美人。詎意拱璧之珍。乃爲禍水滅火耶。

第十回 野狐興妖深宮煉採補 神猿護譴一怒警奸淫

却說劉福通被那女子。用手對他招了一招。便頃刻糊塗起來。只覺得身不由主。自己騎在馬上。只管跟在女子馬後。向亂山叢谷中奔走。這時候劉福通不但看不見自己的一兵一將。就連那女子的一隊女兵。也不曉得幾時走散。連一個人影子都尋找不着。他想都是他們兩人馬走得太快。所以也把這隊女兵走落下來。他心中正在盤算的當兒。忽然眼面前。現出一座削壁。那馬到了削壁面前。便沒有路可走。劉福通便對那女子說道。這座削壁是路盡頭啊。你帶領我往什麼地方走呢。那女子笑道。你不要擔心。這裏面有個神仙

宮闕。我家就住在裏邊。俺和你走進去，配一對快樂夫妻吧。劉福通這時候，心中才有些害怕。也不曉得這女子究竟是什麼人。他僅管痴痴的想道。那女子看見他有些狐疑。又對他嫣然一笑。說道。你不情願到我家去嗎。你既然不情願。俺就趁此刻送你回去吧。劉福通看見他這一笑。彷彿百媚俱生。又聽得他這嬌滴滴的聲音。不由的又被他把魂魄勾引了去。趕緊的說道。願願願。就死也情願跟着你一同進去的。那女子這才跑到石壁上。用手指輕輕的彈了幾彈。石壁上登時就現出兩扇門來。就聽得呀的一聲。兩扇門一齊洞開。早有兩個青衣侍女。走了出來。說。姑娘回來了麼。那女子點點頭。又用手指着劉福通。對他們說道。小桃。小杏。快點給你家姑爺見禮吧。那兩個青衣都笑嘻嘻的走到劉福通跟前。深深萬福過了。劉福通



看見這兩個青衣。都生得俊俏動人。柔媚入骨。不禁的又痴痴望着他們。那女子就用手牽着劉福通衣袖。說道。俺們走進去吧。又怎麼又痴想起來呢。劉福通就跟着他走進了那重石門。那兩個青衣也跟隨着在後面。轉了幾個大灣。就看見一路平坦甬道。裏面宮闈樓台。奇花瑤草。都不是人世上所曾看見過的。經過的地方。那些丫鬟使女。都跪拜着迎接。彷彿和皇宮內院差仿不多。那女子把劉福通引到一個沉香閣上。便叫丫鬟。擺上酒肴來。兩個人便對面坐下。那女子親自把盞。斟了一大杯酒。送到劉福通面前。笑道。這是吃的交杯喜酒。你要多吃一杯。俺們好添些興致。追歡作樂去。劉福通一邊接過酒來吃乾。一邊回敬了他一杯。就問道。承姑娘把我領到這地方來。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姑娘貴姓。叫什麼名字呢。那女子道。你

還不曉得嗎。這裏已經不是紅塵世界。乃是大羅金仙的洞府。我母親就是何仙姑。俺名字叫做何月姑。因和你夙世有緣。所以現在就會不期而然的遇着你。將來我跟着你回去。俺也很會些本領法術。可以幫助你。把明室的江山奪取過來。你做真命天子。俺就是正宮皇后。俺們做一輩子恩恩愛愛的夫妻。那豈不是快樂麼。劉福通聽了他的說話。就信以爲真。心中愈加快活起來。何月姑又叫幾個丫鬟。輪流的替劉福通把盞。劉福通本來酒量極好。何況對着這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就一氣飲了幾十大杯。那知這酒。却與尋常的酒不同。大概裏面是同壯陽的藥品來浸釀成功的。所以劉福通驟覺得丹田中。一般熱氣直往上冒。一直升到面部。登時兩頰飛紅。一腔慾火再也按捺不住。何月姑曉得是藥力已經發作。就走過去。伸出一

隻粉藕似的玉臂把他的頭頸一勾。一屁股就在他大腿上坐了下來。把梨花似的粉頰來偎住他的面部。就親哥哥親骨肉。叫喊起來。那班丫鬢使女們都使乖。大家丟了一個眼色。就一齊走出閣去。這裏就剩得他二人。這閣子裏面玩了好一會工夫。然後何月姑才把他引入臥室。這一夜說不盡他二人的無限恩情。到了明天。何月姑就點齊了一隊女兵。跟隨着劉福通回到福州。從此劉福通就封何月姑做正宮娘娘。看官要曉得這何月姑。究竟是什麼人呢。原來他是楓嶺一隻千年得道的狐狸精。他因為曉得劉福通。很有些道術。又是福建一省的皇帝。一定福分不小。心想倘然能夠迷惑住他。不但道術上可以進益。並且享受不盡富貴榮華。比較在深山中修煉。要勝過十倍哩。他既然打定了主意。就每天想尋個機會。去勾引劉

福通。這天打探得劉福通要到虎尾山來射獵。他曉得劉福通是個極好色的人。就搖身一變。變做個絕色的女子。又叫那些小狐狸。變做一羣女兵。彎弓騎馬。扮做射獵的模樣。只在虎尾山一帶預備着等候他。果不其然。劉福通一看見。就魂搖魄蕩。獨自一個人追逐了下來。何月姑心中大喜。就使用縮地法。一任劉福通的馬快。他却和他僅僅相隔着一段路。慢慢的把劉福通勾引到巢穴來。把他迷住。劉福通只曉得他是個仙姑。却萬萬料不到他是個狐狸精。所以把他帶到宮中。好像得着一件寶貝似的。千依百順的供養着他。又把自己的道術傳授給他。何月姑又教他學習修煉採補的法子。這狐狸精他本是一個最淫慾的東西。他守着劉福通一個人。那裏能夠飽暢他的慾望呢。他就對劉福通說道。俺們現在可以算是富貴尊

榮已達極點。但是這富貴尊榮。須得永遠享受。才算值得呢。劉福通只當要叫他留心國政。就微微的笑道。你這人真可說是個杞人憂天。俺現在這樣兵精糧足。還怕有什麼人敢犯我麼。憑着我得法術。就可以無敵天下。何況現在又有你來帮扶我。還怕榮華富貴。享受不長久麼。何月姑笑道。不是這樣說。俺並非怕你的勢力不足。不能持久。俺是說這光陰過得很快。人生在世。最怕的是衰老死亡。若說要到深山去修煉呢。却必須拋棄一切的人世快樂。能不能得到長生。尚是一個問題。却把眼前的富貴。先自拋捨。那豈不是個傻子麼。劉福通道。據你這樣說話。難成不去修煉。也能夠長生不死嗎。何月姑點點頭道。有什麼不是呢。俺在洞府聽見許久大羅仙研究過的。他們說第一等能夠容易得着長生不死的人。就要算帝王天子。

劉福通聽他說了這句話忍不住撲嗤的一聲笑了出來說你這話我真有點不大相信。若說帝王天子都容易得道爲什麼却自古及今沒有一個長生不死的皇帝呢。難道他們都不肯學習的嗎。何月姑又搖搖頭道。不是這等說。我說帝王天子容易得道。是說他們的根基比較尋常的人來得深厚。勢力比較尋常人容易做到。你不見帝王天子人家都稱他萬歲萬歲嗎。這就是說他能夠不死的一個證據。只得可惜些帝王天子子沒有幾個曉得拿勢力去做。所以白白的做了一輩子帝王。却不能常久的受享富貴。劉福通簡直被他說得莫明其妙。就說道。要長生不死。也要拿勢力去做的嗎。究竟怎樣做法。就請你說個明白吧。何月姑道。這個做法說出來也極尋常。不過是在男女交媾上去研究研究。就自然能夠長生不死。劉福通

聽了。益發好笑起來。說男女交媾。也能長生不死的嗎。這樣說來。人可以去。又何必什麼帝王天子。又何須用什麼勢力去做呢。何月姑道。話雖這樣說。要曉得男女交媾。這一層問題。要想研究長生不死。却並不是一個男人。只和一個女人交媾。也不是一個女人。只守着一個男人交媾。就可以研究出來的。必定男人每天要揀選幾個十五六歲。身體健全的美貌女子。輪流的交媾着。採取他的陰精。來培補自己的真陽。女子要揀選十五六歲的精壯童男。也每天輪流的和他交媾。採取他的陽精。來培補自己的真陰。常用這種方法。自然就身體一天一天強健。自然就會百病不生。等到交媾到千人以上。並且可以成功正果。位列上仙。你不信到古書上去檢查一看。就會明白的。古時候的黃帝。他就是得着這個法兒。後來就居然在

鼎湖地方白日飛昇。又一個名叫彭祖的。也因為御女極多。所以就活到了八百歲的歲數。這都是男人得着交媾益處的一個憑證。至於女人當中。東周列國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夏姬的。他也因為長於和男子交媾。就能夠永遠的朱顏玉貌。長長的不老。書上說。夏姬得道。鷄皮三少。可見得也是女人從交媾上得益的一個憑證。你想想一個男人要弄許多的美女來供他採補。女人要弄許多男人來供他採補。尋常人能夠做得到嗎。這個就不得不要勢力。有了勢力。自然可以能夠做得到的。世界上最有勢力的人。就要算是帝王。所以說帝王要長生不老。是最容易。就是這個意思。劉福通經他這一番開導。登時恍然大悟。就說道。果然這話不錯。俺們放着長生不死的方法。不去學習。豈不也是個傻子嗎。從這天起。劉福通就派人到城內城



外去。搜選強壯美貌童男女。整日整夜的。在宮中和何月姑分配着。宣淫作樂。那何月姑又叫劉福通到各地方去。搜羅民間的孕婦。剖取腹中的嬰孩。蒸熟着吃。他哄騙劉福通說。這是頂頂的補品。劉福通却信以爲真。這一來那些童男女孕婦。被他害死的。真是不計其數。並且他把剖胎的那些孕婦鬼魂。煉成功一座陰魂陣。鬼哭神號。其厲害無比。那福建全省的百姓。被他這慘無人道的殺戮。總算是遭了一個大大的浩劫。弄得人民怨氣直衝霄漢。幾乎把玉關天宮。都震撼得翻坍下來。這時候玉帝就傳旨。叫巡察神將查報。才曉得劉福通因白猿傳授天書。造反作惡。玉帝大怒。就命玄女。把白猿詔上天來。就要將他治罪。多虧玄女替他求情。叫白猿去把劉福通拿住。以贖他偷盜天書的罪名。那白猿駕起雲頭。直往福州降落下來。

依然變做了一個丐乞的模樣來見劉福通。劉福通聽得他的師父猿公來見，就把他詔上殿來。猿公看見劉福通坐在殿上，並不起身迎接，就大怒道：「好孽障！見了俺，居然敢這樣夜郎自大麼？」劉福通哈哈大笑的說道：「論情理呢，你是俺師父，俺禮應迎接你的，可是現在俺貴爲天子，你到這裏來，理應當先叙君臣的大禮。你見了我不跪不拜，俺到不惱。你却要責備起俺來嗎？」猿公一聽他這種說話，真是怒不可遏，就大喝道：「劉福通當初傳道術給你的時候，怎樣叮嚀囑咐，叫你不可起絲毫邪念。你現在舉兵造反，倒也罷了，却大不該姦淫屠戮，無惡不作。現在俺奉天命來擒你，你還有什麼說話呢？」劉福通也大怒道：「好好好。你雖然是俺的師父，難道俺真個懼怕你麼？說着就喝左右，將他拿下。」猿公早把口一張，吐出一道劍光，寒氣瑟瑟。

悚人毛骨。那班殿前的侍衛。凡是要用手拿他的。都被白光一繞。十指一齊斬落下來。這班人那裏還敢上前動手。都面面相覷的望着他。劉福通大怒。就在腰中拔出寶劍。跳下殿來。舉劍向猿公就砍。却被猿公的劍光。朝上一迎。就聽得噹的一聲。那柄劍早削成兩段。劉福通大驚。趕緊一隱身。借遁光逃出了大殿。猿公也把劍光收住。隨後追趕出來。他看見劉福通直往後宮逃走。就緊緊的逼住他。一直追進了後苑。這時候何月姑正在赤身裸體的。在煖房中和一班童子追歡取樂。一見劉福通。氣喘吁吁的逃了進來。把猿公追逐下來的說話。告訴給他聽。叫他趕緊帮他的忙。那何月姑也不曉得猿公有多大的本領。就從壁土摘下一柄寶劍。跳出房去。果見一個乞丐似的人。從半空中墮落下來。他就嬌聲滴滴的喝道。你就是猿公麼。

猿公一看見這個赤身裸體女子。也不曉得他是個什麼人。就答道。俺正是猿公。俺要捉拿劉福通。你是什麼人。敢來替他攔阻我麼。何月姑笑道。俺叫何月姑。劉福通是俺的丈夫。你追趕他。俺焉能不管呢。他說罷。就把劍一指。只見四面八方。無數鬼魂殺來。登時陰風慘慘。鬼哭神號。把猿公裹住。猿公但覺得鼻中觸着一陣一陣的腥穢之氣。幾乎一個頭眩。栽倒下來。趕緊把口一張。吐出劍丸。來斬何月姑。那裏曉得何月姑煉得這一陣鬼兵。都是孕婦的陰魂。頃刻血光一冲。劍光已被落冲下去。猿公大吃一驚。趕忙一縱身。跳在半空。不知他兩人究竟怎樣分出一個勝敗。且待續集書中再交代吧。

評曰。獸類中。惟狐最淫。最能使人迷惑。劉福通既已遇之。而欲不爲其蠱惑能乎。且夫神仙大道。從未有以淫慾及損人利己得之。

者。彼楞嚴十種仙。終不過邪道耳。秦皇漢武。戀富貴而求神仙。其荒誕已屬可笑。况劉福通。欲求長生而反喪生。其愚豈不更甚哉。

